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 五 三 八 次 会 议 ( 复 会 一 )

2002 年 5 月 22 日 星 期 三 下 午 4 时 举 行

纽 约

- 主席:** 贾古玛先生 . . . . . (新加坡)
- 成员:**
- 保加利亚 . . . . . 塔夫罗夫先生
  - 喀麦隆 . . . . . 中贡·阿亚福尔先生
  - 中国 . . . . . 张义山先生
  - 哥伦比亚 . . . . . 巴尔迪维索先生
  - 法国 . . . . . 莱维特先生
  - 几内亚 . . . . . 法尔先生
  - 爱尔兰 . . . . . 科尔先生
  - 毛里求斯 . . . . . 孔朱尔先生
  - 墨西哥 . . . . . 阿吉拉尔·辛塞尔先生
  - 挪威 . . . . . 科尔比先生
  - 俄罗斯联邦 . . . . . 格拉诺夫斯基先生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 . . . 韦赫贝先生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 . .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 美利坚合众国 . . . . . 坎宁安先生

议程项目

- 非洲局势
  - 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下午 4 时 5 分继续开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和马来西亚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中请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全理事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达丰塞卡先生（佛得角）、普克雷-科诺先生（中非共和国）、侯赛因先生（埃塞俄比亚）和哈斯米先生（马来西亚）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靠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塞拉利昂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坎努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并特别感谢你本人组织了今天的辩论，感谢邀请塞拉利昂参加这次辩论，我还谨表示我国代表团看到你主持这样重要的会议感到满意。

我们并感谢特设工作组组长毛里求斯大使的主动行动。

自选举保加利亚、喀麦隆、几内亚、墨西哥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五个安理会新成员以来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发言，因此我还谨对这些国家当选表示赞扬，并祝愿它们在完成自己肩负的艰巨任务时取得成功。

今天的辩论无疑证明了安全理事会努力致力于谋求长期解决非洲问题。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已审议的秘书长关于冲突起因及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载有关于各种问题的一系列具体而广泛的建议，从冲突后建设和平到调动资源促进发展。我们还赞扬大会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所进行了重要的后续工作。

非洲国家内部冲突的根源和解决几乎总是与更广泛的区域性不稳定问题有联系。安理会需要象过去所做的那样保持它对整个区域问题的关注。西非特别是一个各地的冲突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区域，这些由贫穷所激发的并进一步加重贫穷的冲突使这个区域更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失败的区域。

在过去几年中，塞拉利昂是安理会始终关切的一个问题，但今天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由于联合国的经常性参与，塞拉利昂人民已经得到了希望。即将成立的特别法院，以及和平进行的总统和立法选举足以鼓励安理会进一步支持那里的和平进程。

然而，只要邻国，例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比绍的局势继续极其严重，不稳定局势蔓延到塞拉利昂的危险就仍然是非常实际的。同样，仍然在一些西非国家中处于流动状态的数量巨大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也使我们颇感不安。

在这方面，我们一贯认为，象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这样的分区域组织在《宪章》第八章的范围内作出努力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应以非常实际的方式突出这种合作。确实，必须继续加强该分区域组织的努力。然而，安理会不应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冲突上。它应适当地综合处理造成冲突和贫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塞拉利昂希望承认为非洲提出的解决争端的某些建议提供的支持。在这方面，我们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表示敬意，它对马诺河妇女和平网络作出了贡献。

另一个例子是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所做的工作，它致力于使性别观点纳入东非、中非和非洲之角的和平方案的主流中，促进妇女参加和平和和解会议和谈判，支持她们参与倡导和平。我们强烈鼓励在西非区域的其他地点进一步发展其工作。

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报告突出强调了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键联系并提出对预防冲突、消灭贫困和发展采取一种全

面的一体化做法。这种做法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包括非洲国家本身的接受，作为向非洲提供支持的一个框架。

确实，塞拉利昂通过其本身的痛苦经验证实，和平、民主和善政是在任何非常国家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非洲暴力冲突的促成因素之一是加重冲突局势的小武器的迅速聚集、非法销售和滥用。确实，在塞拉利昂，武器和钻石的非法贸易已证明是冲突的一个主要刺激因素。

联合国在建设和平方面协助非洲国家的一个有效办法是综合为建设和平和实现较长期发展而采取的措施，以作出全面和有统一性的反应。达成民族和解和社会融合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促进一种和平文化，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我们只能同意，在议员和武装部队与警察部队成员中间宣传和和平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因为其中很多人是前战斗人员并加入了一个重返社会方案。

一个经历了多年内战的国家中的公共服务是贫弱的，更不用说有时实际上不存在。因此，加强这些国家的能力是联合国——特别是本工作组——在协助这些国家指导和管理它们的本身发展方面能够作出的关键性贡献之一。非洲经济委员会在加强非洲国家行政能力方面的工作是值得赞扬的。

建立为加强民主做法和机构所需要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需要继续注意在非洲创建小型和中型企业的重要性，以便为就业不足和失业的人改善就业前景。

虽然特殊的学校饮食方案在帮助男女学童在更好地条件中学习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仍然需要作出特殊努力以使更多的女童入学并改进她们的出勤率，从而消除一种形式的歧视。

最后，塞拉利昂代表团希望再次强调它的以下信念：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区域做法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需要分区域和国际社会进行彻底的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冈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格雷-约翰逊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召开这个重要会议，使我们能够向你们表达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该工作组如何能够分别和集体地做出努力以便更有效地处理非洲的和平、安全和发展问题表达我们的看法。这些是非洲大陆所面临的实际挑战。我们认为，联合国必须集中处理这些挑战，如果它要有意义地帮助非洲国家的话。我们还必须承认，和平与安全问题和 Development 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决定走到一起联合处理这些问题感到满意。我们还知道，主要是出于这个理由，它决定成立在易卜拉希马·法尔先生有活力的领导下的联合国西非办事处。在他开始在达喀尔任职时，我们祝他取得成功。

就在这个时刻，塞拉利昂人正由于总统和议会选举的顺利进行而兴高采烈，这些选举象征着从冲突向和平与民主的充分过渡。我们向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表示祝贺。我们还应赞扬安全理事会在稳定局势并使交战派系选择政治途径而不是军事途径来实现其目标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还祝贺维持和平行动部，以及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及其充满活力的领导人不顾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任务和很多挑战而在当地坚持执行其任务，并祝贺他们在创记录的时间内使其任务取得成功结果——这在联合国的维和历史并不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

我想很快地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贯穿已经在这个会上提出供审议的一些领域。

让我首先涉及马诺河联盟的局势。需要扩大联合国在马诺河问题上的审查角度，以便现实地处理这个问题。因此，不仅应该改进蒙罗维亚和弗里敦的两个

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办事处，而且应该采取措施把这个问题的与几内亚有关的方面吸收到目前的方案中。也许现在是为马诺河联盟设立一个代表办事处的时候了。在这些方面扩大联塞特派团的任务或许可以最好地满足这种需要。

我想涉及一个相关的问题，即西非的雇用军问题。来自整个分区域的大量雇用军卷入了西非的各个冲突。它们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冲突，现在又回到利比里亚。联合国需要正式确认这一类行动者在各种冲突中的存在，以期设计和实施适当的方案，把它们作为我们在该分区域寻求持久和平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以处理。目前没有任何使他们遣散复员的行动，如同过去塞拉利昂境内作战人员曾遇到的情况一样。事实上，我们有证据表明，在塞拉利昂国内局势平静后，许多成为联阵作战的雇用军转移进入利比里亚，加入各种民兵作战，利比里亚境内战斗近来更加激烈。这场战争结束时，这批雇用军难道不会转移到次区域另外一个国家再重操旧业？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国政府始终提请注意这一问题，我们真诚希望有所行动解决这一问题，不再拖延。

我们坚定地认为，联合国必须认真解决这一问题，或许同西非经共体一起。首先必须查明这些人是谁，有多少，来自何方，是由谁招聘的，目的何在。然而联合国应着手设计适当行动干预，使他们有效地复员并最终完全重新纳入他们各自的社区。这些干预行动应该包括更好地协同努力，使他们和他们帮助作战的民兵得不到使他们能继续作战的小武器。这方面，应该要西方武器制造商和出口商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在同非洲购买者作武器和弹药交易时，应更严格选择、判断和负责任。

现在联合国维持和平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以争取在冲突暴发前预防冲突。现在联合国似乎更适应对冲突局势作出反应，很象马已跑了，再把马厩的门关起来。几年前的几内亚问题充分说明了这一缺点。虽然许多月前大家都知道冈比亚将遭受叛军袭击，但联合国方面没有任何明显行动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目前的

马达加斯加局势和安全理事会的反应是又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非洲各地有许多国家正表现出发生灾难的种种迹象。联合国必须加强密切关注这些国家和进行干预的能力，以减轻及最终排除现有紧张局势。

作为维持和平行动的一部分，联合国应该力求鼓励和支持个别会员国预防和解决冲突的诚倡议。联合国支持西非经共体干预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是事实。联合国应加强它同这一政府间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伙伴合作，如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等组织，这样做能向它们表示声援，提高它们处理其各自地区冲突的信心和能力。

同样，某些国家为解决他们地区的冲突局势而采取的双边倡议，应该得到具体的支持。比如，我国争取几内亚和塞内加尔南部卡萨门斯和平的方案能得到大大加强，考虑到我们面临的许多资源限制，如果联合国不提供有系统的物资和财政支持。

冲突后支助已成了联合国的一种怪现象。在许多情况下，一旦出现冲突可能结束的迹象，我们似乎就急于撤离。几年前中非共和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知道，有人想急忙开始把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撤出塞拉利昂，因为该国已有冲突顺利过渡到民主。这样做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必须采取建立信任措施以及提供必要的威慑，协助冲突后政府，以确保局势不再重新陷入动乱。因此，维持和平任务不应随着敌对行动的结束而结束。相反应该维持到和平后长时期，并作出必要调整，以适应每一个国家现行状况和持续的需要。

最后，冲突后干预必须包括强有力的建立能力方案。冲突后的国家通常能力大大削弱，各种机构被破坏，人力资源损失严重。对一个冲突中国家的最大破坏，或许是应人财外流——有技术人员外走——而削弱它的技术基础。有形基础设施能在相对短时间内重新建设，但是补充已损失的技术需要许多时间。这种重要资源的缺乏往往阻碍恢复，挫败发展。或许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能提出新颖措施，补充非洲国家不仅因为冲突，而且也因为非洲大陆许多地区所存在的不利

的经济状况而造成的大量有技术人力的损失。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可能是解决这种需要的一个办法。另一个办法是重点协助自愿返回方案，让已经离开非洲大陆，现在生活西方的许许多多专业人员和高度技术人员回国。

这是我要这次讨论中讲的几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突尼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马吉杜卜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部长先生，突尼斯代表团感谢你计划和主持这次专门讨论非洲问题的安全理事会正式会议。

我也要祝贺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问题特设工作组主席孔朱尔大使对非洲的承诺。我们相信，由于他的专业和个人素质，这一工作组的工作定能获得成功。

我国代表团支持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问题特设工作组的任务。当然，安全理事会主席 2002 年 1 月 21 日的声明中提出了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建议，这些建议为这一工作的今后行动铺了路。我们也感到，工作组的活动应该是执行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报告中各项建议努力的一部分。四年过去了，这份报告中的分析与建议仍然很有意义。

在对为方便这次讨论而准备的文件表示感谢时，让我强调下列几点。

我们非常重视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合作。经社理事会参加安全理事会 2002 年 1 月 22 日有关非洲局势的会议说明，在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时，通过联合国这两个主要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带来多大好处，这些讨论本身也能在稳定的情况下带来发展。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与相互作用可以完美地纳入预防武装冲突和冲突前与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努力。

突尼斯 2001 年 2 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曾建议安理会就建设和平问题进行一次辩论，因为我们相信和平不是简单的没有武装冲突或公开的敌对行动，而是必须经过所有联合国机构的联合努力来建设，以便有远见地建立和平的基础，或在冲突后建设和平。

我要表示支持设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咨询小组，并表示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特设工作组将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咨询小组密切合作。

秘书长特别代表在预防冲突以及建设和平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秘书长特别代表常常被置于联合国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的领导地位，他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其中包括支持各国政府建设和平，促进民族和解，加强民主体制，提供协调联合国实地建设和平活动的框架，并帮助调动国际政治支持。此外还有收缴武器和帮助销毁武器，以及促进政府、邻国、区域组织和双边捐助者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支持采纳新的体制安排，以使联合国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代表的作用更加有效。

秘书长特别代表在预防冲突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领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宪章》第八章为区域组织与联合国，尤其是与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的合作及协调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框架。由于区域组织的邻近地理位置而且也由于它较清楚了解其所涵盖的独特情况，因而它们能够成为联合国的一种快速预警中心。它们有时更有条件确定安理会采取行动的适当时间。非洲在目前冷战后时期所发生的大多数冲突都是国内冲突；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加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体制能力，支持它的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机制，并在培训方面帮助非统组织，增加它对联合国活动和倡议的参与以及促进开展联合国与非统组织的联合倡议。必须在合作及常设机制方面实施适当的战略，包括预警、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以此强化这种合作的方式。此外还必须让诸如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西非经共体)等分区域组织参与。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分区域组织一直在不断地直接帮助解决非洲的国内冲突和国家间冲突。因此每当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些分区域组织所代表的区域的冲突和紧张状况时,必须听取这些组织的意见。

西非经共体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所开展的努力和所采取的主动行动是众所周知的。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还为解决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冲突以及中非共和国内部冲突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区域组织还在中非共和国与乍得之间以及索马里不同派系之间进行了调停。安全理事会必须肯定这一经验,因为这些机制能够促进冲突的解决。

最后,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指出非统组织和各分区域组织内部——也就是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方面发挥作用过程中——缺乏资源的问题。区域组织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尤其是在制定维持和平行动结束后的撤离战略时。一旦冲突得以解决,即可将当地长期计划和建设和平的任务交付给分区域机制,而联合国必须向它们提供政治和资金方面的帮助。

和平取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尽管近年来我们已取得不容置疑的进展,但是非洲许多区域的局势仍令人担忧。非洲尚未彻底摆脱困扰它的所有弊端。它是最不发达国家数目最多的大陆:49个国家中有34个在非洲。这一危急的情况由于严重的债务负担、低水平的储蓄和投资、商品价格的下跌、官方发展援助的减少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不足而更加严重。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反映非洲人希望将他们大陆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清楚显示非洲如何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联合行动,最终开始解决它所面临的各种巨大挑战。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落实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深信,要想结束非洲冲突、暴力和不稳定的恶性循环,工作组就必须努力在处理非洲大陆的某一特定局势时,使自己了解冲突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我们认为,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之间的这一联系应始终是处理发展中国家境内冲突,尤其是处理非洲冲突的每一项办法的基础,在非洲,已得到清楚证明的一点是,每一场国家内部或国家间冲突也有着经济和社会的根源与影响。这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正视的一个现实。

下面我想援引圣雄甘地所说的一句精辟的话:“贫穷是最恶劣形式的暴力和不安全。”安全理事会也有权利也有义务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这一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正如我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我打算在几名非安理会成员发言后让一名安理会成员作答复。因此,我现在请爱尔兰代表发言。

**科尔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部长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与其他同事一道感谢你主持我们的会议,感谢新加坡召集安理会关于非洲问题的这次重要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因为自我们于1月举行会议以来,象这样的讨论使安理会各成员、使联合国广大会员国以及使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机构大家庭有机会摆脱审议问题的日常工作,就比较广泛的问题进行真正对话,交流意见,使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各项政策具有战略重点。

首先,在对讨论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答复之前,我谨以我国代表团名义热烈感谢孔朱尔大使,感谢他促进建立安理会特设工作组,在我前面发言的多数发言者都表达了这种感谢心情。工作组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我们已经制订一项非常好的工作方案。我认为,今后,工作组将在如何处理各种问题方面以及在与联合国各机构、与非洲各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更广义的接触方面使安理会工作具有重点,丰富安理会工作。

我还谨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西蒙诺维奇大使,因为经社理事会处理非洲问题的努力对安理会工作非常重要,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有机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对话。

因此，安理会建立预防和解决冲突特设工作组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想建立刚刚摆脱冲突非洲国家问题咨询小组对于促进双方建立伙伴关系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这将使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具有新的层面。我们希望，建立这两个小组不仅将增强联合国参与处理非洲问题的程度，而且将增强国际上参与处理这些问题的程度。

由于若干原因，这些主题非常重要。我认为，今天上午，许多发言者都提到这些主题，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亟需专注非洲问题，专注非洲面临的挑战。

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倡议中有一句话，这就是必须有大胆和有想象力的思维。在这方面，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我们联合国在处理非洲问题时必须调整我们的思维。根据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根据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整个非洲的新思维，我们必须检讨我们处理冲突、建立和平和建设和平问题的方式，看看我们可以如何增加力量和协调，促进新思维。

若干发言者今天上午正确地指出，非洲的每个局势都不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布隆迪、安理会特派团在考察大湖地区时看到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马达加斯加等局势都有自己独特的情形，因此，每个局势都需要极力强调区域合作，这不仅是非统组织内的区域合作，而且是各分区域组织内的区域合作。

在我们处理每个局势时，安理会工作组——我认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小组也是这样——可以通过与非统组织和非洲各区域组织对话，从新的角度考虑每个局势。

澳大利亚的多思大使稍早指出，和平与发展不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需要大量的新思维。非统组织体现了新思维，欧洲联盟与我们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非加太)伙伴之间签订的《科托努协定》体现了新思维。它们将安全、经济、人道主义和军事问

题集中在一起。我们从不同角度处理冲突，并且制订此后将需要的发展合作工具，以帮助解决冲突，缓和紧张局势，我们以这种方式处理各区域冲突的不同需要。

我认为，我要简略地谈谈三、四个主题，因为今天上午各位发言者的发言非常强烈地突出了这几个主题。

第一是体制问题。显然，在最近几年里，联合国做法的缺陷之一是，联合国与非统组织和各区域组织之间有时未能建立伙伴关系。对此，各方面都有责任，但是，鉴于非统组织的结构，鉴于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将在德班讨论的新想法，现在出现了非常真实的机会，这些新想法将研究我们可以如何认真地联合努力，处理非洲冲突前局势和冲突局势。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现在已经提出了各种想法：安理会与非统组织联合派遣特派团，分享信息和文献，特别通报，联合派遣特使，将分区域组织——例如，政府间发展管理局、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纳入这个框架。

毫无疑问，存在着共同努力的极大空间，在这方面，安理会新设立的工作组将能够发挥重大作用，在此之前，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安理会审议各局势时，它将能够深入了解非洲各国的立场，而且正如塞拉利昂卡努大使刚才指出，我们将非常了解涉及的区域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可能引起的后果。

马诺河各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若干发言者所强调指出，在这里，很难孤立地考虑一个国家——例如，塞拉利昂——而忽视各邻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可能存在冲突或可能爆发冲突的许多非洲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形。

关于体制的第二个问题是，必须研究如何加强联合国的调解能力，包括派遣事实调查团和特别代表。我们可以研究加强这种能力的各种新机制，但有一项重要要求，这就是，应该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已经拥有的广泛工具基础上研究新的办法。

若干发言者已经强烈提出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问题，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在此之前，在过去 5 至 15 年里，安理会处理非洲问题的工作日益增加，有时，它在经济和发展方面似乎缺乏一个真正的伙伴和参与者。当然，各基金和方案以及各专门机构一直存在，但是，在这方面，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重要作用是，它可以更进一步，穿针引线，为安理会和非统组织及非洲各区域组织提出一种伙伴概念，指出通过这种伙伴关系可以取得什么结果，可以联合采取哪些行动。

此外，我还要谈谈法尔助理秘书长今天上午提到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制裁问题。对安理会而言，目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安理会的行动，在非洲许多国家目前正在实施有具体目标的制裁。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不仅必须使制裁具有具体目标，而且必须使制裁具有重点，这样可以限制其人道主义影响，此外，正如法尔助理秘书长指出，这样也可以在条件成熟时执行撤出战略，我认为，若干发言者今天上午已经提到这一点。有一种说法，其大意是，当改变不必要时，就不必要改变。这一保守的说法有时也可以适用于机构。

因此，必须铭记，当出于政治原因——在制裁对地区和某些国家造成的影响方面——并且出于公正的原因必须就制裁作出决定时，应该记住，即便以非常有限的方法实行制裁时，制裁有时也可能成为一个钝器。在这方面，我认为工作小组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同非统组织和区域组织促进的伙伴关系和对话将是重要的。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新伙伴关系）表明了对发展问题的看法，即非洲在这一领域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这并不单纯地是不能利用全球化。这不单纯地是产生了技术差距。但是，正如一些发言者在讨论中所说的，这是诸如缺乏贸易机会以及尽管有重债穷国倡议但仍然存在的债务问题之类的广泛问题所造成的。这些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不为人民提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会，就很难处理冲突的根源。

因此，正如在新伙伴关系中所强调的并且今天有许多发言者所强调的，发展问题尽管不是安理会的直接责任，但对安理会在冲突前或冲突局势以及维持和平行动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方面，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对话将对工作组在研究安理会的行动对发展的影响和发展对安理会行动的影响方面所做的工作极为重要。

我认为，这一问题特别重要，因为在安理会代表团访问大湖区期间使我印象深刻的主题之一是，发展领域中发生的情况和安理会采取的行动之间脱钩。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听取了关于经济和社会局势的通报，我们听取了联合国各机构联合呼吁的结果。我认为，迄今为止，为今年提供的援助只占所要求的六分之一。这使情况特别困难。

一方面，有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和解除武装、复员、恢复和重返社会的前景，而且安理会在促进和鼓励和平与对话方面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却存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合乎逻辑的是，在联合国大家庭采取的行动方面，这些必须被视为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我还要简略地谈一谈最后两点。一个是武器，一些发言者已经作了强调。显然，塞拉利昂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需要继续强调解除武装和军备控制倡议在预防冲突中的重要性。这是在今后时期我们能够在工作小组中认真研究的问题。

最后一点是新伙伴关系的作用，这一点当然将在八国首脑会议、世界经济论坛、在德班和其他地方得到审议。毫不夸张地说，与新伙伴关系有利害关系的这些问题对非洲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问题将影响政策、发展、预防冲突的每一个方面。这些问题将需要国际社会最密切的合作和协调。这些问题将需要所有联合国机构的参与，包括安理会在发挥自己作用方面的参与。这还将需要一种焦点和清晰感，以便在非洲国家自己建立促进善政、贸易方面的经济政策以及新行动准则的合作机构时，国际社会将作出相同的反



应，以使非洲国家目前正在应付的挑战也得到国际社会全面的、充分的响应。

正如新伙伴关系所强调的，如果不这样做，非洲人民或非洲国家将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

最后，我认为，今天上午提出的所有观点都强调必须更加关注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非洲区域和分区域组织、非洲国家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同样十分重要的是，在促进这一目标时，我们还需要确保，关于发展组成部分，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国际捐助界聚集在一起，以便在我们应付一个重要领域中的挑战时，我们为非洲人民和非洲组织提供资源，以便同时促进双重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主持今天的会议。这一问题摆在你的面前，不是偶然的，因为贵国马布巴尼大使曾经担任关于冲突起因和促进非洲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大会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副主席，他当时就使我们感到自豪。

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关于非洲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毛里求斯大使孔朱尔向我们提出权限和其他建议，并感谢他致力于非洲和平与发展问题。同样令人高兴的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非洲统一组织常驻观察员也应邀参加本次会议。

人们现实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安全理事会将总是面临超越其授权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在以前场合强烈要求，安全理事会审查其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关系。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一努力正在继续进行，我们仍然深信，联合国的这两个主要理事会如何共同工作将有助于处理我们在非洲面临的一些挑战。

我们赞成这样一种建议，即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问题特设工作小组应该将在今年7月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实质性会议期间设立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正摆脱冲突的非洲国家的特设咨询小组保持有效的互动。这两个工作小组之间的合作将有助于为处理非洲冲突创造一个有益的工具。

《联合国宪章》第24条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但是，非洲冲突是错综复杂的，不能够只用和平与安全工具来解决。这些非洲冲突根植于贫困和欠发达，并且在这些国家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破坏社会基础结构。这些只是在安全理事会任务之外的两个问题。然而，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以更广泛的联合国框架为前提，而不是脱离这一框架。这一任务包括通过《宪章》第八章中明确规定的与各地区和分区域的安排来维持和平与安全。

为此，作为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的一个中心方案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主要目标，是在非洲消灭贫困，并使非洲各国单独地和集体地走上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道路，从而扭转非洲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情况。换言之，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涉及非洲人解决非洲的问题。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确定了实现非洲全面和平与安全的三项内容。它们是：促成发展与安全的长期条件；建立非洲早期预警机构的能力和加强非洲的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体制能力；以及使对非洲发展新伙伴的核心价值的承诺制度化，这些价值是和平、安全、民主、人权和良好的经济管理。

我国代表团认为，非洲问题特设工作小组如果得到有效管理，就具有推动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实际上整个联合国系统之间在帮助非洲重建其管理冲突的各个方面能力的潜力。非洲拥有一旦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准备介入时向其提供有效支持的机构。孔朱尔大使已经提出的建议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进一步就制定充分的非洲预防、解决和管理冲突的战略进行工作的良好基础。

最后，我记得在本次会议的前一部分中，法国代表提出了安全理事会与非洲各国之间在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方面的伙伴关系的重要问题。我们同意法国代表的看法，即在这一关系中常常提出非常敏感的问题。然而，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继续听取不仅是冲突中国家的看法、甚或在冲突中支持某方的国家的看法：安全理事会在完成其和平与安全的任务时，必须继续愿意听取那些对冲突感兴趣或受冲突泛滥影响国家的看法——无论看法是多么对立。在过去几年中，安理会已开始了一种走访陷于冲突中的国家和地区的非常值得赞扬的做法。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无论那里出现冲突都应遵循的良好做法。我们认为，这种访问使安理会成员得已亲自观察到在纽约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影响。这确实是一件好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南非代表对我国代表团讲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尼泊尔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沙尔马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部长先生，感谢你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关于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工作的公开会议，并主持辩论。新加坡举行的这次富有创意的辩论值得我们的赞赏，在辩论中全面地看待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安理会成员只是有时发言，大多数的发言是非安理会成员所作的。

载于 S/1998/318 的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根源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把我们面前的问题置于全方位角度之中。今天，非洲处于深刻的危急之中。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殖民者和探索者，使其中一些人大发横财，而其大多数人民则陷于贫穷、文盲、疾病和冲突的恶性循环。这一情况同殖民痕迹、恶政、不正义和贪婪的现象一道，成为非洲不稳定和发展不足的严重根源。这是难以维持的，我们必须共同改变它。

首先，非洲领导人需要表现出领导才能，把非洲从冲突之地变为建设之地。一种令人兴奋的事态发展

是，他们已经采取了对非洲持久和平与进步非常重要的两个主要步骤：他们自己保证促进和平、民主与自由，并展开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以减少贫困现象并给非洲带来更新与增长。

非洲各国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对自由和民主充满信任，对投资于自己的人民及其发展保持意识和决心。非洲各国随着率先进行各自的具体努力来解决冲突、改善治理、调动资源和加强提供服务的系统，形成了各种区域和次区域机制，为集体安全与进步而汇集他们的资源。但他们的问题过于复杂，贫穷过于深度，以至于无法单独和在区域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联合国同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利益有关者一道，应积极鼓励非洲各国在没有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方面发起这种合作，并在已经有合作的方面予以加强，从而能够日益改变其命运。

联合国已经通过其缔造和平与维持和平特派团、其人道主义援助和 1990 年代的《非洲发展新议程》而广泛地介入非洲。它的和平任务除几项外，都帮助控制了冲突并在很多地方实现和平，它的人道主义援助则使数百万难民和其他需要帮助的非洲人受益。同样，《新议程》及联合国系统范围的关于非洲的特别倡议，使非洲问题牢固地置于全球发展议程之首。

然而，非洲和其他需要帮助的地区一样，需要更多的联合国的介入。因此，尼泊尔敦促这一世界机构调动其更多的资源，发挥更强大的支持作用来帮助非洲各国实现持久和平、保护其人民并投入于解决贫穷、文盲和疾病的问题，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疟疾这些正在摧毁整个大陆的疾病。要应付这些问题，非洲各国——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更多的援助、更深度的债务减免和更多的投资。它们还需要改善进入全球市场的情况，以便能够加入全球化进程。

安全理事会建立了由非常干练的毛里求斯的孔朱尔大使担任主席的特设工作组，回应一些非洲的紧急问题，为此应得到充分赞赏。该工作组表现出其承

诺和能力，召开了一次集体讨论会并制定出其广泛的工作方案。这肯定是令人感到鼓舞的开始，为此我祝贺孔朱尔大使。

然而，工作小组仍然面临艰巨的挑战。新加坡和毛里求斯大使在 2002 年 5 月 13 日的信中确定的问题是有益和相关的，但是一方面这些问题需要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密切合作和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缺乏，而且需要联合国和区域及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和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它们没有涵盖全部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可持续性发展，以确保在非洲有效的冲突预防和解决。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神圣的联合国会议厅里曾无数遍重申的那样，非洲的持久和平与安全要求采取包括所有这些内容的全面方法。因此，毫无疑问，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必须密切合作，实现联合国的整体目标。

如果联合国要能够解决和平与安全问题，我们便必须以更为整体的方式来看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发问，我们能够如何重振每一个联合国机构，以便它能够更好地完成其自己的具体授权，与此同时，正如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所设想的那样，在相互交错的问题上携同其他机构共同处理。从基本上来说，这首先要要求联合国各机构在合作、协调和协作的方式上取得一致，以便确保充分理解相互之间的敏感性，并在集体努力中相互尊重授权。这种安排要取得成功的关键将在于全体主要利益攸关方介入计划和执行一项全面工作方案的各个阶段；在这项全面工作方案中，解决冲突将仅仅是内容之一，尽管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认真关注这些十分敏感的方面，并采取的工作方式应该是其他机构不会感到被排斥或排挤。为解决这一问题，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主席在区域集团主席和秘书处的支持下可以就一项行动方式达成一致，必要时可以通过这些机构通过相同决议来予以巩固。或许在晚些

阶段可以在联合国和区域及次区域组织之间作出类似安排。

集体讨论会的举行和工作组提出的工作方案为在联合国内以及在整个区域和次区域机构制定这样一个框架提供了一个坚实基础。虽然细节过多，有可能使我们纠缠于程序，但足够的概念和程序清晰性对于建立一个就多学科性的复杂问题的机构间合作稳定构架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象冲突预防和解决。

尼泊尔致力于在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以及在联合国和区域及次区域组织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和协调。我们还赞成明确但并非笨拙的游戏规则，这样利益攸关各方能够为帮助非洲开展密切合作，并在不会卷入势力范围争夺的前提下实现联合国各项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尼日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帕塔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尼日利亚感谢你亲自主持今天下午的安理会审议。我们想感谢新加坡代表团和马布巴尼大使，他们对非洲的关心一贯是突出的。直到今年 1 月，马布巴尼大使仍然是大会有关冲突根源和促进非洲持久和平和可持续性发展不限成员名额的特设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他已将该决心带入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们非常感谢他。

我们还要感谢毛里求斯大使自从他的国家担任安理会成员以来，特别是他作为关于非洲冲突预防和解决的特设工作组主席一直所开展的杰出工作。

今天上午我们聆听了凯贝大使有关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介入和作用以及同联合国的合作问题的发言。我们听到了他有关非统组织在建立和平与安全方面想要努力实现些什么内容的建议和简报。我们同意他发言的主旨。

这些问题对于易卜拉希马·法尔助理秘书长并不新鲜。30 多年来，他在亚的斯亚贝巴、日内瓦和纽约

这里的非洲厅就这些问题非常活跃。他总是能给他所处理的所有问题带来清晰和目标集中，我们确信，他将把这一切带到他作为秘书长西非问题特别代表的新的责任中去。他的任命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他在西非是人所共知的。各国首都都会向他敞开大门，这将有利于他的任务。

我想脱离讲稿，以便答复今天上午的一些评论，特别是易卜拉希马·法尔助理秘书长、孔朱尔大使和法国大使的评论。首先我要说，安理会今天所采取的形式对于我们的审议是非常有益的，以便使我们能够听取非安理会成员的意见，并在适当时机由安理会成员进行回应。以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开展一场对话和意见交换，但愿这能到达安理会的非正式协商中去以及它今后在与非洲冲突预防和解决相关的问题上所做的决定。

因此，让我侧重孔朱尔大使在他的信中要求我们侧重的一些问题。我首先要谈的问题是次区域领导人和组织的作用。我将它们分为两类——区域和次区域领导人以及区域组织——因为它们并非一体。他们相互交错，但是不同的。法国大使、凯贝大使和法尔助理秘书长今天上午广泛的论及了这一问题的不同部分。

让我们首先说明，多数冲突是由非洲领导人自己的努力所解决，没有任何人的唆使。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而且还将继续。一些非洲区域领导人——姆贝基、科纳雷和邦戈总统，甚至我国的总统——总是积极的持续努力解决不同的非洲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甚至也没有在大众面前曝光。由于本次公开会议的性质，人们不能点出国家或士兵的名字，也不能指明此类冲突的性质，但这些工作在选举前成功地说服了其他领导人，他们不应竞选，而应允许其国家顺利过渡。这就是他们目前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关于他们静悄悄的干预，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是我们如何把此类干预的情况注入安理会的工作？我们如果把他们目前持续从事的工作返馈给安理会。我

只是提出这些问题供安理会成员考虑。非洲问题特设工作组可以发挥的一个作用是把目前在非洲所做的工作注入安理会工作。

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可以避免莱维特大使今天上午提及的那类问题。非洲领导人正在积极地计划朝某一特定方向做出努力，但安理会却在朝另一个方向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必须解决这个矛盾。因此，特设工作组面临的挑战是同秘书长进行合作，并在非洲找出积极介入其中某些问题的特定领导人，并把他们目前所做的工作注入安理会的工作。尼日利亚愿意至少协助特设工作组完成我们目前从事的工作，给安理会提供这类信息。

第二个问题涉及联合国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凯贝大使集中谈到非统组织。我将不重点谈这个问题。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联合国已能够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建立合作框架。该框架运作得非常好。仅在几个星期前，西非经共体执行秘书曾在这里同联合国秘书处成员进行讨论。人们希望看到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今天参加这类会议，因为他们可以发挥作用。今后如果可以邀请西非经共体、南共体和其它组织的执行秘书参加这类审议工作，那将极为有益。

让我们简短地谈一谈选举后预防冲突问题。莱维特大使今天上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举行选举或接受选举结果与否都可以成为冲突的直接起因。他表示联合国和非统组织也许有必要建立联合监督选举机构。我要对这项倡议表示支持。我甚至建议我们不在选举前三个月而在前六个月着手从事这项工作，并在选举临近时增加派往实地的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官员人数。让我们开始致力于这项工作，因为对我们来说，为预防冲突支出这类必要的资金要比选举后建立维持和平行动更易得多。我们不知道马达加斯加将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维持和平行动是正式行动，因此如果我们建立该行动，我们就得花费大量资源从事这项工作，安全理事会特设工作组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询组必须共同努力，对这类选举监测支助和观察工作进



行规划，这特别是因为其中有些方面将对人权、新闻自由等方面产生影响。

关于缩减维持和平行动问题，在我们建立维持和平行动的地方，维持和平部队在举行选举后立即迅速缩减。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并有耐心，因为举行选举并不保证和平。这只是一个进程：即建设和平进程的开端。我们必须努力在中非共和国避免战争。我对最近完成选举工作的塞拉利昂也这样说。我们尼日利亚认为这是一个进程的开端。我们敦促安理会不要贸然撤出或削减部队。人们应该随局势的改善逐渐削减部队，在这样做同时同参与那里建设和平进程的国家 and 次区域领导人进行协商。我们敦促你们这样做。用一句英国谚语，我们不应大处不算小处算。

关于巴利大使和南非的库马洛大使早些时候提到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问题。我只要阐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一个方面。非洲领导人都承诺不接受以违反宪法手段掌权的跻身于他们的行列。他们只接受民主领导人。在这方面，他们建立了一种所谓的同侪审查制度：如果你表现不好，你在我们的行列中就不会受欢迎。我认为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他们还说，非洲领导人如果被视为为延长任期而操纵立宪程序，就不会得到接受。这是安理会感到关切的一个造成冲突的问题。应该赞扬非洲领导人采取这项主动行动。

最后，关于秘书长特别代表在解决冲突过程中的作用，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表明的那样，助理秘书长易卜拉希马·法尔的选择值得称赞，因为他了解情况。所有的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他将能够同我们次区域各国元首进行交流。因此，他将能够提出解决其中若干冲突的办法。

我要向安理会提出若干实际建议。在西非：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比绍已有几位秘书长代表和特别代表，当然还有最近在西非成立的办事处。这些代表都应该定期会晤，以便就那里发生的情况进行切磋，因为各种冲突看来都相互关联。塞拉利昂局势同利比里亚的局势相关。利比里亚又同塞拉利昂和马诺

河联盟有关系。各位代表可以利用他们的集体智慧，分享情报并因此决定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我认为这将十分有益。

我还认为，西非问题特别代表不仅有必要同西非经共体秘书处和西非经共体权力机构主席进行定期磋商，而且也有必要同计划对某一特定冲突采取行动的西非经共体领导人进行磋商。我指的是及时干预。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表明的那样，特别代表有许多合约，这将有助于他为安理会完成这些任务。

让我简短地解释一下我认为什么应该是特设工作组作用的一部分。我不是在试图确定其任务，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经验。该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将对特设工作组十分有益。由于我们不能经常在这类论坛中同安理会成员会晤，因此特设工作组有时应该视情况需要在本会议厅外同非洲集团成员和广大联合国会员国进行会晤。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谢谢你今天再次指导我们进行我认为是非常有趣的一次辩论。我首先向参加会议的人表示祝贺。我认为，如果我们宣读我们的书面讲稿，我们在这个议题上的收获就不会那么多。我祝贺尼日利亚的阿帕塔大使放弃了他的书面讲稿，把他的讲稿交给我们，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些很好的想法，并且在他的口头发言中提出了甚至更好的想法。已经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孔朱尔大使、西蒙诺维奇大使、凯贝大使和助理秘书长法尔的发言是良好的开端。他们所有发言都包含了许多实质内容。我想指出一、两点，也许象莱维特大使所作的那样，谈谈一、两个敏感的领域。

首先，特设工作组是一个好主意。孔朱尔大使正是以正确的方式推动这个小组。但是其证明必须是该小组将会发挥作用，正如安全理事会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更好关系的证明一样——这是每一位发言者都表示热烈支持的另一个方面——这一证明必须是在纽约和实际上在日内瓦进行的协调，在那里它发挥了作用。塞拉利昂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



里的维持和平行动的范围远远超过单纯的和平与安全。但是，它需要不同机构的投入。

我们在纽约的工作方式必须反应我们在现场需要的结果；这就是这样做的原因。我认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西蒙诺维奇大使和其他人已经提请注意的情况——塞拉利昂和冈比亚在这方面说的相当清楚——这就是在危机的结束同正常发展开始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开始指出的领域，但是，只是在秘书长为阿富汗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办事处之后我们才有人负责恢复阶段的工作。这是联合王国一直在寻找并且我们很长时间以来在理论上谈论的一件事，并且事实上正开始就此举行研讨会。但是你瞧，这已经在阿富汗做到了。为什么还没有在非洲这样做？

我认为，我们同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的关系已经被正确地认为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议题。我很高兴看到非洲联盟将要建立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这将使我们获得我们想要同非洲联盟建立的那种联系——一个非常实际的用途。我非常喜欢凯贝大使发言的方法，他在第4页上提出了从A到B的各点，这是安全理事会同非洲联盟或是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进行协调的机制应当实际做的事。我们应当注意他的重点，因为这首先正确地体现了非洲的方法，但是，这也是我们必须在资金筹供和评估人道主义需求和恢复与重建需求方面要注意的问题——安全理事会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并非一定是主要的角色。但是我需要横向的协调。我们需要同这一领域中我们的其他姐妹机构以及主要行动者、区域行动者、分区域行动者进行纵向协调。这些都有利于安全理事会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合作。

我非常高兴看到对这一点的热情支持。众所周知，我们联合王国长期以来一直推动这一事项，并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设咨询小组的建立将使这样做变得更加实际。我并不认为为什么我们不当——我没有反对意见——至少在一些会议中有这些特设或

咨询小组的成员或是其他小组的成员参加会议，以便能够在两个小组中立即交流思想。

我继续对整个管理领域非常感兴趣，易卜拉希马·法尔和其他人详谈了这个问题。非洲人本身现在谈论管理是了不起的。我认为，这是在处理非洲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新时代的关键。我想要指出我在库马洛大使有关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方面的话中注意到的一个小小的对比，这就是非洲人解决非洲问题，以及尼泊尔的沙尔马大使谈到的一个感兴趣的外来者如何看待非洲，我转引他的话，非洲问题的严重性合在一起看来光靠非洲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

我们如何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看？我假定，一个答案就是说，正如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中经常感到的那样，我们现在都是非洲人。但是，在政治上有一种感觉，就是非洲必须带头解决这些问题。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是会议文件承认所有非洲人需要做的事情，而且非洲人也作为非洲的领导人邀请外来者参加解决这些问题的伙伴关系。如果我们遵守库马洛大使的公式，我们被邀请作为非洲人解决问题。我想这就是安全理事会建立特设工作组时的思想状况。

但是，还有一个在冲突与发展之间的交易，也可以说是一种接触。我对塞拉利昂有关这一点的发言特别影响深刻，这是根据最近的强有力的经历作出的强有力的发言。和平、民主和善政是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冲突的根源及其解决方案几乎是始终是同更广泛的区域稳定的各方面相联的。

事实上，只是自从安全理事会认为解决冲突是发展的一个方面时，我们才开始制订出有机会解决冲突与发展造成的大量问题的工作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其他机构一道工作不仅在协调方面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要在现场解决问题，要解决冲突和进行发展，这是绝对必须的。贝宁大使在这方面有关非洲工作组的话是中肯的。坦率地说，欧洲联盟在这方面进行的分析和采取的行动是极其重要的——西班牙和欧洲联盟马诺河联盟特

别代表汉斯·达尔格伦进行了干预——并且这是一个我们将继续进行的领域。

总之，联合王国对所有这一切的兴趣在于现场的结果，为此进行更好的协调，继续取得我们在这种辩论中所取得的机构性进展，并且不仅从我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而且也从我们的成功中吸取教训。我们必须在塞拉利昂工作中“吸取教训”，这是最近的成功的故事，并且在必要时把这些教训应用到大湖区，非洲现在必须在这件事上做好，首先是要由非洲人这样做，并且也要得到我们对他们的支持。我们必须处理交叉问题。

艾滋病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首先爱滋病过去并不是我们处理的问题，而是安全理事会从政治上推动了防治爱滋病毒 / 爱滋病的斗争，今年夏天晚些时候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可能会再回到这个议题上。还有一个事项是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我们都在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正如易卜拉希马·法尔发言时明确指出的那样，现在重要的是采取后续行动。

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是采取后续行动的问题，这是我们在非洲尚未采取正确行动的事项，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复员工作中的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方面。许多其他代表团已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期待着实施我们所有人所进行的分析的结果。他们期待着取得实际成果。

因此，我们将对这次辩论采取后续行动。我们正安排在联合王国于7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排出时间举行一次非洲问题讨论会，讨论会将以这次辩论中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为基础，这样它就不会只是留在暂时放在安理会成员书架上或其首都的报告中。而这次谈论会将使我们采取具体行动，实施其合理的部分，协调一致地向前，并取的成果，只要我们是非洲人的领导下共同工作，而这些非洲人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并请那些愿意帮助他们的人同他们一道努力。这就是我们要谈的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下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谨指出，已登记发言的非成员还有19个。此外，几个安理会成员也表示他们希望作出答复。我们今天所辩论的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我打算使每一位发言者都有机会表达其观点。但由于发言者名单很长，而我想我们大家都希望讨论不要结束的太晚。如果可能，我希望发言者的发言尽可能简短和重点集中，当然他们希望表达的任何重要观点都不应遗漏。

下一位发言者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尔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塞内加尔对安全理事会在1月29和31日的上一次公开会议后作出的关于设立一个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决定表示欢迎。该工作组有幸由毛里求斯常驻代表担任该组组长。

主席先生，我谨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们十分赞赏你努力致力于继续你的前任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进行的工作。我谨真诚地感谢所有其他安理会成员尽最大努力把解决非洲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

令人遗憾的是，每当我们讨论非洲局势时，就一定会听到同样的说过一遍有一遍的话：这是地球村边缘一个贫穷的社区，是世界上被遗忘的角落，那里最可怕的恐怖现象堆积如山——武装冲突、无数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以及爱滋病毒 / 爱滋病无疑在横行肆虐。面对这些悲惨现象及其可怕的后果——这些首先要怪非洲人自己，联合国必须同我们一道考虑采取“新的创新性举措”——我谨引用秘书长喜欢说的一句话，因为这可能消除或至少大大减少非洲人民的苦难。

更具体地谈到非洲冲突问题，各区域机构坚定地致力于谋求政治解决，当然是在联合国的援助下，这种援助是不可取代的。因此，例如在安哥拉、布隆迪和大湖区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前景，这些国家可能不久就能重新享有稳定、和平与发展。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在维持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在安全理事会也得到承认。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塞拉利昂,在那里刚举行了选举,国际社会支助这次选举并对其结果感到十分满意。

关于特设工作组的工作的问题,我刚才说过该工作组有幸由毛里求斯常驻代表担任其组长——我们祝贺其成员表热情而认真地开始了工作,从而为安全理事会减少紧张局势和明智地管理冲突开辟了新的前景。本着这种精神,塞内加尔完全赞成工作组采取的方法:在为建立新型的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制定战略时,它将深入探讨如何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在达喀尔的新的联合国西非办事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力量结合起来。

工作组同刚结束冲突的非洲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之间的重要合作与协调对于改进联合国各种机构的工作方法以及加强这些机构活动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我国及其重视认真审议秘书长在有关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特别是关于几内亚比绍和中非共和国的建议。

关于预防冲突问题,同塞内加尔外交部长一样,我谨强调几内亚比绍这个发人深思的例子。塞内加尔是个典型的充满了社会混乱现象的国家。然而国际社会却袖手旁观,等待着达到善政和透明度的标准后再采取行动。几内亚比绍政府和人民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使其国家摆脱危机。我们再次紧急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向几内亚比绍、以及向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并不久向马达加斯加迅速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帮助这些国家解决与其正在运作的各种机构有关的问题,从而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塞内加尔并确实认为,如果负责西非事务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易卜拉希马·法尔先生能够提供宝贵的投入,几内亚比绍不久就能到回到增长与发展的道路上。

塞内加尔谨提请特设工作组和负责西非事务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注意在许多非洲国家、特别是在西非

蔓延的一种祸害。我是指非法贩运小武器泛滥;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影响到该分区各国的稳定、安全与发展。特设工作组通过与西非特别代表办公室协同工作,确实可以帮助各国更有效的即使不是在整个大陆,也至少在国家和分区级开展各种活动。

塞内加尔支持在以下和其他优先领域中与分区域的主要活动者建立工作关系:早期预警、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发展、以及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

在工作组实施其工作方案时,也极有必要由民间社会的所有合作者提供职能性支助并参与。国际社会认为,民间社会作为一个充分的伙伴在这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必须鼓励这种广泛参与。

塞内加尔认为,在非洲解决冲突和消灭贫困不是政府或公共机构可以单独做到的。国际社会必须考虑到其他团体和部门,例如妇女、老年人、非政府组织、工会、私营企业、跨国公司等等,并使它们更深入地参与。

经验表明,脱离冲突的唯一办法是使人民充分和自由地享受和平、社会-经济安全以及人权。这意味着,政治领导人和其他决策人必须尊重以民主和善政为基础的以依法治国原则。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在正成为非洲联盟。由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通过,未来有了希望。这些希望以以下三点为基础:非洲人自己负有关键性责任的原则、伙伴关系的本质以及对相互尊重怀有的信念。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除了提供经济、财务和商业方面的机会外也是使它解脱它所遭受的各种灾难的一个全球一体化战略框架。这些灾难包括长期性贫困、不良管理、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冲突,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塞内加尔完全赞同继续加强联合国、非统组织和区域组织在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方面的合作。我们希望,达喀尔办公室一旦建立并开始工作,将能访问西非以获得关于那里局势的第一手资料。

我在发言结束时重复秘书长说的以下的话：“武装冲突是发展的最大敌人。”此外，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陛下提醒我们，发展是和平的另一个名称。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个发言者是乌克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欣斯基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先生，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感谢新加坡代表团主持这个重要的辩论。我们赞扬它作出不懈的努力以便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实行一种外联做法，以便通过全体会员国的投入来加强其透明度和可信性。主席为了促进今天的建设性讨论而编制的很有帮助的背景文件应该得到我们的高度赞赏。

我还想感谢毛里求斯的孔朱尔大使所作的关于工作组活动的非常有用的通报。他是该工作组的一个忠实的发起者和主席。我们还感谢助理秘书长易卜拉希马·法尔今天所作的非常重要的和明确有力的发言。

我还特别想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伊万·西蒙诺维奇大使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常驻观察员阿马杜·凯贝大使参加这个会议，因为他们代表着安全理事会在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领域中的主要合作伙伴。

我们支持向我们提出的关于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努力实现共同目标方面与工作组加强合作的办法的一些想法。

我今天荣幸地代表一个致力于加强与非洲的真正伙伴关系的国家发言。乌克兰在联合国的非洲维持和平行动中的大量参与、它在安全理事会中的立场以及它为扩大和促进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加强与区域组织的联系而不断作出的努力都证明了这种承诺。

我们今天的注意力集中于非洲问题特设工作组的活动，我们认为这个工作组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有用的和积极的机制。我国代表团赞成目前提出的关于非洲问题工作组应协助安全理事会处理该大陆的冲

突局势的概念。关于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案的具体内容，我想发表一些简短的意见。

关于参加该工作组会议问题，我们同意以下看法：征求机构、财务和学术方面的主要意见以处理具体冲突局势是重要性很的。我们认为，如果适当地将与与会者的范围扩大到冲突各方和部队派遣国将是有益的。

我们在原则上欢迎为具体冲突局势建立“之友小组”。我们认为，这种小组应该向已经对和能够对解决冲突作出建设性贡献的任何人开放。关于非洲冲突局势的“之友小组”的成立，我们支持非洲活动者在这种努力中的更大参与。

我们还承认在该工作组与联合国内的其他现有有关机制之间进行有效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

既然工作组目前正集中注意在马诺河联盟建立信心，至关重要的是在联合国西非办事处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以便考虑如何加强马诺河联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和支持正在进行的分区域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易卜拉希马·法尔将承担作为联合国西非办公室首脑的职责，我们祝贺他在促进这些目标方面取得一切成功。

最后，我想表示以下希望：今天的这个集思广益会将进一步促进非洲问题特设工作组在确保安全理事会在维护非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有效作用方面的活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卢利什基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在你干练的领导下主动组织这次辩论，使非洲再次成为安全理事会关心的重心。

我也要欢迎特设工作组主席杰格迪斯·孔朱尔大使、主管联合国达喀尔办事处的助理秘书长易卜拉希马·法尔先生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伊万·西蒙诺

维奇大使出席会议，他们的贡献将丰富和启示我们现在和今后的讨论。

非洲现在所得到的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持久重视令人倍加宽心，即这现在已经得到整个安理会的重视。这也是秘书长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努力的结果，秘书长已促成国际对非洲问题的认识，并且不懈努力给非洲带来更加美好未来的希望。

我们高兴的是，这次辩论正发生在冲突解决有令人鼓舞的前景的时刻，特别是在安哥拉和塞拉利昂，以及在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作为非洲大家庭的一员，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参加这次关于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的作用、职能和工作方案的辩论。这一工作组是3个月前成立的，它的任务是监测安理会主席有关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的一系列建议的执行情况。初看，这项任务的性质与范围同负责执行秘书长关于冲突起因的报告(S/1998/318)中各项建议的大会工作组的工作可能有重叠的问题。

尽管特设工作组是非正式的，但看来也应该划清这两个工作组的工作范围，以确保联合国在这一领域中行动的合理性和效率。我们认为，特设工作组和大会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任务必须相辅相成。

对安理会在预防和管理非洲冲突领域采取的任何行动来说，秘书长1998年4月13日的报告仍然是不容争议的参照，即该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冲突及其根深蒂固的原因，并提出了结束冲突的现实而可实现的建议。因此，这份基本文件仍然是旨在制止或预防非洲冲突的任何讨论或行动的出发点。毛里求斯大使提出的方案也参照这份报告，是完全合适的。

主席先生，正如你所要求，我国代表团将侧重谈四项内容。我先谈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关系。

鉴于建设和平与摆脱冲突后的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已明确确定的相互作用，协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动与安全理事会的活动不言而喻。同样的逻辑要求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询小组和安全理事会特设工作组之间建立联系，进而用具体形式

落实秘书长关于冲突起因的报告中描述的综合方针。事实上，这种协调本身并非目的，它只有在务实和以取得成果为定向时才有意义。它能有给参与冲突的国家政府及其伙伴更大可见度的好处，不论这些伙伴是捐助国、国际金融机构或私人投资者。

在安理会寻求协调以预防冲突加剧、稳定冲突或者预防新的冲突爆发方面，我们认为应该特别提及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合作与协调。

非洲冲突不停地造成无数人类苦难。数百万人已经离家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被迫生活在可悲的状况下。这方面，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解决非洲冲突人道主义方面问题上有宝贵和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它们应该能够履行它们有关难民与流离失所者的任务，不管最终政治解决如何。这方面，联合国必须采取具体措施，以期确保冲突所有各方严格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正如我们所知，这些是必要准则，各方都必须尊重。

现在我想谈谈第二个问题，关于在马诺河地区建立信任措施。在这场辩论中，马诺河地区值得安理会充分重视。我国通过国王殿下邀请，已在2月27日主办了一次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三国元首首脑会议，我们可以证明这些国家领导人对恢复马诺河地区和平的承诺。在拉巴特举行的该首脑会议上，为了谋求和平，与会者首先通过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共同边界的安全，遣返难民，并向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在首脑会议后续行动的框架内，4月7日和8日在摩洛哥举行了一次外交部长会议。在该会议上，与会者草拟并通过了一些建立信任措施。其中包括迅速部署联合边界安全单位；控制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建立有利于难民遣返的环境；组织旅行队以恢复共同边界沿线的信任，旅行队中包括三国的重要人士；正式开放边界，以实现人员和物资的自由流动。国际社会应为建立信任措施的执行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以恢复该区域的和平。



关于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作用，我国代表团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主要负责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作用对于执行本组织对某一争端或冲突的任务来说，十分重要。这一任务很自然首先要保证所有当事方严格尊重停火。这种尊重是导致最终政治解决冲突的任何进程的起点和根本基础。

第二，参与一项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不断协调能够起重大的推动作用，是某项任务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资产。

最后，我们知道，秘书长有时定期在纽约或日内瓦与各位特别代表举行协调会议。也许应该在非洲区域或分区域范围甚至在非洲大陆一级定期举行类似的会议。这些定期会议可鼓励交流经验和信息，这对于改进任务的执行很有帮助。

我现在要谈谈与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以及与各国的合作问题。《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经大会决议制度化的此种合作应扩展到各分区域组织，例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这些组织在减轻非洲各区域紧张状况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安全理事会特设工作组与这些国家集团之间的协作只会有助于联合国解决冲突的努力。同样，特设工作组在工作中定期以及在必要和有好处时，让邻近冲突当事方或与其有联系，因而能够帮助促进和睦与和解的国家参与，对这些国家是有好处的。

最后，我要指出，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建设和平和落实预防性外交，尤其是在非洲地区，继续是安全理事会的工作重点。然而，本次辩论不应导致我们忘记，非洲的和平仍然是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和精力，同时谋求实现这两项目标，帮助非洲努力实现民主、经济和社会复苏，尤其是消除贫穷和艾滋病。

**巴尔迪维索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再次高兴地看到你主持这次重要

的会议。几天前，你就主持了关于对你和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一个项目的会议。

安理会的工作方案必将得到大大丰富，因为我们举行了这场辩论；所有各代表团和安理会成员发言阐述了意见；西蒙诺维奇大使代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凯贝大使代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作了非常重要的发言；尤其是，孔朱尔大使领导的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作了各种重大的努力。

按照本次会议的商定程序，我想谈谈今天其他人所提出的几点。首先，绝大多数发言者都非常清楚地指出，安全理事会把其非常大一部分时间专门用于处理非洲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我想提到，有人把侧重点放在我们非洲问题工作的数量方面，而在我看来，我们工作的质量方面仍有待确定和商议。这使我得出结论：今天的辩论以及工作组的活动也许有助于解决安理会对非洲议程投入注意力时在质量上存在的欠缺。

第二，我们注意到并且也听到有些人提到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正在其各自领域中制订倡议，将和平与发展同非洲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大会很快将最后审查和评价《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此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工作组在继续发挥作用。1999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用其关于协调问题的年会部分时间专门讨论非洲问题。此后，它召开了一次高级别部长会议，专门讨论非洲问题。设立关于刚摆脱冲突国家问题的这个咨询机构是一项新的贡献。最近，秘书处进行集中努力，在解决冲突工作中落实区域重点，使其具有效力，它首先是在西非实施法尔大使提出的这个概念，法尔大使将到西非工作。

然而——必须经常重复这一点，我们认为，这种广泛努力不能得出在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工作中容易协调的结论和建议。人们往往有这样的印象，即：根据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或者甚至秘书处对安全理事会工作的贡献判断，这些机构似乎属于另一个组织，不属于联合国。换言之，联合国各主要机关在处理非洲问题时缺乏概念上和实际行动上的一致性，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正如若干代表团

指出，各主要机关以及甚至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各附属机关关于非洲问题的各种接触和会议应该相互补充。在这方面，工作组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孔朱尔大使在会议开始时叙述了工作方案的若干问题，辅助文件也提到这些问题，我谨谈谈其中一个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取得一般共识。尤其在安全理事会与非洲统一组织和各分区域组织合作问题上，意见是完全统一的。关于具体冲突局势国家之友小组问题，这些小组应该包括非洲国家和非洲以外的国家。我有兴趣地听到关于工作组在研究选举进程时应该谨慎行事的发言，这正是因为这可能削弱大会或秘书处在这方面的能力。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主张增强区域监测选举的能力，这样，它可以在非洲大陆——最终将在这里非常积极地管理选举进程——发挥作用，从而加强非洲大陆的民主。

最后，我国代表团谨表示支持法尔助理秘书长提出的建议，将小武器扩散和贸易问题列入特设工作组议程，各位发言者已经表示支持这个建议。他提到，必须更严格地实施暂停进口措施和区域行动，防止武器扩散。还必须指出，在小武器贸易问题上，我们必须作出更大努力。众所周知，由于安理会未能决定以比较直接的方式对付组织严密以及甚至有名声的犯罪组织，这些组织仍然在活动。法尔先生提到，必须从武器来源地着手。在这方面，他提到，工作组主席可以与武器生产国举行会议，要求它们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更大贡献，这个问题毁灭了许多国家，在非洲和世界许多地区毁灭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因此，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将认真审议这个问题，以便详细阐明法尔先生在工作方案中提出的建议。

最近，我们提到安全理事会必须在非洲问题上确定集体立场。我谨指出，整个联合国系统都必须确定集体立场。因此，我认为，该工作组将能够促进在联合国系统内确定这种集体立场。

**主席(以英语发言)**：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坦桑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姆瓦卡瓦戈先生(坦桑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看到你主持安理会会议，我们感到荣幸。首先，我谨赞赏安理会现任主席、新加坡的纪梭·马布巴尼大使和工作组主席、毛里求斯的杰格迪什·孔朱尔大使，赞赏他们组织这次特别会议，再次专门讨论非洲局势。我们决心为工作组的工作作出微薄的贡献。但在此之前，我谨祝贺东帝汶人民建立了国家。我们应该赞赏联合国，尤其是赞赏安全理事会。

在我们举行会议之际，从海牙传来关于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边界冲突的好消息，从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和塞拉利昂的弗里敦传来好消息，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赞赏和欣慰。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边界冲突已经解决，两国接受了边界委员会的仲裁。在安哥拉，已经向安盟战斗人员颁布大赦令，政府与安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几天前，安理会决定取消对安盟的制裁，为期 90 天。最新的好消息是，塞拉利昂总统和议会选举和平地取得结果。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这些国家的人民应该得到我们的衷心祝贺。但是，如果不承认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正面和积极参与，那将是错误的。

今天的审议工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在所有三个事例中，通过利用不同的机制解决了战争局势。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和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安全理事会在与区域和地方实体密切协作下工作。也许，工作组可利用积极的因素，并孤立消极的因素，以便加快冲突解决。

鉴于上述积极事态发展，我们可能要问，是否需要重新审议关于三个未决冲突的所有决议，并决定哪些内容仍然悬而未决，以便制定计划予以解决。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全理事会代表团刚刚从该国返回），令人鼓舞的是，在南非太阳城举行了刚果人对话。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些报告，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期望，安理会将继续参与，直到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及该进程拥有权完全移交给刚果人为止。然而，在现阶段，重要的是赞扬刚果人民

取得的成就。我们赞赏地注意到在安全理事会代表团访问基桑加尼期间，销毁了 1 000 件火器。

贩运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是非洲冲突中最坏的灾祸。人们记得，安理会曾有机会处理这一问题。我不需要在这里过份强调，不同时处理非法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这一长期问题，非洲冲突就不能得到解决。

和平对处理非洲发展问题至关重要。非洲领导人决心为非洲大陆带来积极的变化。人民渴望和平，以便能够全力以赴地解决贫困、愚昧和疾病。因此重要的是，安理会应成为促进变革的积极伙伴。在这一时刻，我要强调 2000 年千年首脑会议关于非洲困境的原则。我们希望，工作组将不试图重新发明轮子。相反，我们希望工作组将分析各种建议，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

我还需要在这里指出，截止去年年底，在布隆迪取得了一些进展。经过 4 年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达成了一项协定，其中一项建议是临时分享权力安排。过渡政府于去年 11 月 1 日成立。12 个月之后将更换。不幸的是，战斗仍在继续进行，但是，区域领导人正竭尽全力实现停火。在国际上，好象有一种等着瞧的态度。这是无益的。

在巴黎作出的保证没有兑现。过渡政府需要允诺提供的援助。我们深信，如果向过渡政府提供援助，这将大大有助于通过孤立叛乱分子来巩固和平。冲突解决具有“胡萝卜与大棒”的因素，我怎么强调这一点也不过份。极为重要的是，应谨慎地使这两样东西相一致。不然的话，所有努力将一事无成。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让我谈几点一般性意见，我希望，工作组也将考虑这些意见。

冲突造成的意外后果之一是人民作为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迁移早在独立之前，坦桑尼亚就开始接纳难民。目前，我们接纳了来自布隆迪的 50 万难民和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17 万难民。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因此，我们建议，难民困境应在任何时候作为因素记入解决冲突机制。我意识到，解除武装、复

员、重返社会、遣返和重新安置是解决冲突机制的组成部分。因此，我提出难民问题，以使这个问题不要仍然是一个事后想起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安理会和地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三个考虑。安理会负有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充分权力。由于这一授权，安理会有权实行制裁。鉴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遭受冲突最严重影响的是冲突地区的邻国，我们认为，稳妥的协调是至关重要的。该地区每天更加靠近现场，邻国采取的惩罚性措施设法劝诱一个顽固的政府同意谈判。然而，根据过去的经验，工作小组可讨论这一问题，并就如何最佳地利用区域机制来执行安理会的任务提出建议。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要谈谈非洲维持和平行动问题。人们对安全理事会处理非洲维持和平行动的方法有疑虑。有一种看法，即安理会做事非常犹豫不决。塞拉利昂经历是富有启发性的。确实，有两个维持和平行动：一个是联合国在安全理事会领导下进行的和平行动，另一个是由安理会一个主要成员进行的维持和平行动。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模式不能够在非洲大陆其他地方仿效。但是，工作组可审查这种试验的影响和后果。我只提到在同一地区存在具有不同指挥结构的两个行动。我并没有谈各自部队拥有的火力。工作小组可对此进行分析。

最后，我要简略地提一下任何冲突解决中的和平红利的重要性。对非洲问题作了详细的文件记录。确实，所有分析强调普遍的贫困。我们希望，在制定解决冲突的蓝图时，人道主义援助和全面发展问题将被摆在重要的位置。

这项倡议是受欢迎的。但是，我最后要表示希望，特别会议并不取代非洲的主动行动；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在当地取得的成就寥寥无几。我确信，只要大家有善意，和平就能够在非洲大陆实现。非洲发展就能够成为一个现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巴林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利赫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们感谢你召开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公开会议。我们高度赞赏你的透明方法，这包括让安理会非成员参加其审议和安理会特设工作组的审议。我们希望，这些审议将获得成功，并且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将有助于在非洲大陆预防和解决冲突。

我还要感谢工作小组主席、毛里求斯常驻代表今天向安理会提交的全面报告极其大胆的方案。我谨祝他的努力圆满成功。

主席先生，我要谈到我认为需要进一步审议的三个要点。第一个是加强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协调。在《联合国宪章》题为“宗旨与原则”的第一章中，第1条第1款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列为联合国的最重要宗旨之一。它接着指出联合国应“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并消除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认为，采取这些集体办法需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机构本身中的各种角色的努力的协调。

《联合国宪章》第10章在第65条中指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得向安全理事会供给情报，并应安全理事会之邀请，予以协助”。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存在着明确无误的法律基础。此外，秘书长在其关于一方武装冲突的报告中强调了这一目标，他说：

“成功的防止战略有赖许多联合国行动者的合作，包括秘书长、安全理事会、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法院和联合国机构、办事处、基金和方案，以及布雷顿森林机构”。  
(A/55/985,《执行摘要》)

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到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作用的重要性。鉴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权限包括人道主义事务，我们认为存在着广泛的合作与协调的范围，来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

自1990年代初以来，我们还看到安全理事会更多地注意人道主义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几项决议证实了这一点；其中一些决议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

我们可以看到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关系同发展与和平之间关系的相似性。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在这方面可以作很多论述。我们认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有效地帮助避免武装冲突。没有和平就无法取得发展；而如果发展有问题，则和平就受到威胁。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我要提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高级部门。它今年将在理事会的实质性会议上成为一个议题。明年7月，它将讨论人力资源的发展在发展进程、包括保健和教育领域中的贡献。此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成立一个有关摆脱冲突的非洲国家的特设咨询小组的建议如果通过，将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对通过长期发展方案或我们称为冲突后使其建设和平而预防非洲大陆上的冲突的积极和有效贡献。我们希望，这一咨询小组与安全理事会关于预防非洲冲突的特设工作小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的特殊机制，将被建立。

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之间的有效协调的重要性，从而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目标。这种合作与协调可有不同的形式，可以通过两个理事会主席之间的定期会晤而得到加强。每个理事会的主席可被邀请参加另一理事会讨论相互感兴趣问题的会议。还可以通过两个理事会之间的会议而予以加强；我们希望这一点将很快实现。在这方面，我国欢迎安全理事会在毛里求斯任主席时所采取的倡议，即邀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首次参加安全理事会2002年1月29日的一次关于非洲局势的会议。在本次会议上也发出了邀请。我们赞赏这一建设性的做法，因为我们认为两个理事会特别是在冲突后时期建设和平方面可做很多的事。

鉴于该大陆在前几十年中的痛苦以及它的各次内战的严重影响，我们认为如果合作与协作得到加

强，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能够一道为该大陆做更多的事。

我的第二点涉及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作用。前些年的试验表明了这些特别代表尤其在武装冲突的温床地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在冲突双方扮演了调解的角色，为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提供了有关当地局势的详细情况。这种情况对决策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秘书长在非洲的一些特别代表能够被邀请出席安理会有关该项目的会议以同其交换意见、了解他们现在或过去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并找到减轻和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的方法和手段，将是很恰当的。

我的第三点涉及同非洲统一组织和其他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实为重要的是，该工作小组应继续同非统组织进行合作与协调，非统组织具有特殊的远见和设想，接近非洲的各方和武装冲突。这适用于其他次区域组织，例如在索马里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的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安理会及该工作小组本身能够通过同这些组织的协调与合作及对这些问题交换意见而加强这种作用。

萨赫勒和撒哈拉国家共同体也像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代表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需要在各组织当中以及同联合国有更好的协调努力。

最后，我愿表示我支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西蒙诺维奇大使有关考虑武装冲突根源的重要性的发言，因为理解它们将有助于找到适当解决办法的任务。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将产生有助于工作组实施其宏伟方案的设想。

**阿吉拉尔·津泽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欢迎你作为外交部长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这明确说明新加坡重视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问题的的工作并重视本组织维持和平活动。

安全理事会负责解决冲突和维持和平与安全。在国际一级，这一任务对于非洲特别有意义。连同联合

国其他机构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这意味着当发生冲突时，有能力介入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最为重要的是建立和平制度，不论该地区发生什么样的冲突，促进非洲各国人民的发展。

建立关于非洲问题的特设工作组对于安理会的工作特别重要，因为它反映了一种承诺，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内给予非洲事务所应得到的关注、优先地位和持续性。非洲问题工作组已使安理会能够侧重非洲问题并协调其努力。今后它必须继续担当安全理事会和非洲国家、区域组织和该地区各其他集团之间会议的中枢点。

安全理事会对非洲的责任是其最大挑战之一，它限制了安理会履行其宪章任务能力。安全理事会同非洲人民一道在维持该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应采取的视角是以协调的方式审议和平，以此作为一种持续的努力；这种努力必须以精确的方式和同整个国际的战略协作以及同联合国其他机构密切协调来完成。

这一活动的起点必须是同非洲国家和它们的区域组织进行协商。安全理事会在非洲的行动指导方针必须由非洲人自己提供。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接纳态度，并必须在下列基础上适用标准，即理解非洲人自己必须由他们自己的局势和可能性。因此安全理事会的效力取决于它能否说明其任务并以非洲人自己提供的观点来充实其各项活动，同时还要有有力和牢固的区域机构。

因此，对于我国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强调安全理事会需要持续促进非洲组织的参与，它们直接主要负责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稳定的维持。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这些组织，并协助它们履行其使命。

鉴于安理会有限的权力和《宪章》对其的规定，安全理事会不能忽视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它有责任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立密切联系，这样一个真正的战略联盟使这两个机构能够共同工作，各自在其职责范围内在该地区建立持久和平。



从这一角度以及将由毛里求斯的孔朱尔大使领导的非洲问题工作组视为安全理事会行动的重点，我国认为安理会必须立即将关于能够由工作小组审议的倡议的活动集中在四个区域和次区域优先事项上。

第一是通过政治安排实现和平的任务，保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完整、主权和独立。通过刚果人之间对话达成的政治协议所产生的任何民主过渡必须立即导致外国部队从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土撤出。兑现卢萨卡协议中规定的允诺和承诺，联合国和非洲社区所取得的成功是大湖地区的和平、进步和发展的基础。鉴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面积和资源财富，该国可以成为整个大湖地区发展巨大的动力，并成为稳定的有价值的因素。

但它可以继续轻易成为一个不稳定和冲突的因素。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一如既往地给予刚果民主共和国谋求和平工作高度优先。安全理事会成员最近访问大湖区的动机就在于此。

我们必须在现行协定框架内同非洲人合作。我们必须使用为此目的设计的各种手段，为刚果人对话的成功作出贡献。

墨西哥充分信任刚果人对话所依据的各项协定签署方的能力。我们完全信任刚果人有能力就政治解决办法迅速达成包容性协定，保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完整。我们相信，通过非洲统一组织和有关国家、特别是南非的积极参与，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我国非常赞赏南非为谋求大湖区和平作出各项努力。

我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将成为我们稳定整个区域、设法摆脱布隆迪国内冲突和充分恢复卢旺达和平与稳定的起点。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认为非洲问题工作组有责任集中会员国的利益和政治意愿，同非洲国家和非洲组织合作，设法迅速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非常危险和动荡的局势。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工作应该优先处理的第二个问题是巩固马诺河联盟区域、特别是塞拉利昂取得的成就。应该努力确保把马诺河区域各国作出的承诺

化为现实，使它们在安全边界内、在相互尊重气氛下生活。安理会非洲问题特设工作组也应对这些目标进行非常认真和全面的分析。

我国代表团短期内予以高度优先的第三个问题是西撒哈拉局势。无论通过政治谈判，还是通过安全理事会的积极参与，都必须保证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设法确实解决该冲突，这是安理会处理的最长久问题之一。目前局势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了。非洲问题特设工作组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同非洲有关国家为达成协定而进行协商的一个适当论坛。安全理事会显然无法单方面强行解决冲突，但它确实可以使有关各方更有可能摆脱僵局。

第四项优先是继续致力于满意和明确地划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边界，以便制止这场冲突，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目前议程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工作组应该成为一个分析联合国各非洲和平特派团效力及其履行其所负责任能力的论坛。我们应该对国际社会保证提供的资源和作出的承诺进行审查。工作组应对从非洲现有和平特派团经验中获得的教训进行集体思考，这会有助于提高其效力并为此作出贡献。工作组还应对现行制裁的效率和及时与否，以及制裁制度的前途进行审查，该制度作为一种手段可以为创造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条件做出贡献。

工作组负有明确任务，必须协助和促进联合国和区域各国的各机关和机构进行战略互动，以便实现安理会的和平与安全目标。

我要在最后表明，我们不能在我们认为对安理会至关重要的各项任务中，忽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非洲采取人道主义行动的重要性。危及地区和平之冲突的一个基本因素涉及到难民、违反人权行为、宽容问题——无论是种族间还是族裔间的宽容——以及建立互信机制。

安全理事会还拥有并应最充分地利用非洲自身和非洲以外地区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知识。安理会应

依赖这些组织获得宝贵信息，以便使其决策更为合理。

这种工作方法表明，安全理事会抱有更大的责任感和目的性，十分关心深化它在非洲的存在，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必须永远首先容纳非洲国家的观点，并采纳它们的倡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赞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桑巴奇梅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赞比亚总统姆瓦纳瓦萨，祝贺新加坡代表团担任5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也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它无疑将大大有助于解决非洲的冲突。本着同样精神，请允许我赞扬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的拉夫罗夫大使，他干练地主持了4月份安理会的会务。

我也谨特别赞扬毛里求斯的孔朱儿大使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相信，在他的主持下，特设工作小组将加强并补充实现非洲大陆持久和平的努力。我们也感谢他今天上午就特设工作组的授权所作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也谨希望感谢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非统组织常驻观察员今天上午所作的重要发言。我们也特别感谢助理秘书长易卜拉希马·法尔对建立特设工作组所作的贡献以及他对工作组的支持。我们也感谢他今天上午所作的发人深思的发言。我愿在这里指出，我们欢迎任命他为秘书长西非特别代表。在他前往达喀尔担任新职务时我们祝愿他一切顺利。

主席决定召开本次会议，以讨论关于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的特设工作组，这是值得高度赞扬的。本次会议是及时和受欢迎的，它使非安理会成员能够审查非洲的局势并提出新的行动路线。我国代表团谨对安全理事会把这么多的时间花在非洲问题上表示赞赏。本次辩论以及安理会成员对我们大陆的访问，以获得对局势的第一手印象并有机会同我们的领导人和冲突的其它各方讨论问题，这突出了安理会对解决非洲问题和找到非洲冲突的解决方法的兴趣。

鉴于非洲冲突的复杂性，特设工作组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以找到创新的办法来解决其根本原因，以便促进我们大陆的可持续和平与安全。召开本次会议是朝着实现特设工作组的目的和目标迈出的一步。

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根源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S/1998/318）是在1998年发表的，并且它被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认为突出了冲突的根源，包括贫困；地方、国家和区域的不稳定；以及小军火和轻武器的广泛存在和很容易获得的情况。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和广泛的建议，涉及冲突解决、冲突后和平建设和调动发展资源。我国代表团对报告的建议有着完全的信心。

本次会议召开时非洲正在出现一些积极的发展。我们想要祝贺塞拉利昂人民为实现该国和平采取的步骤。那里在和平与安宁的气氛中成功地进行了选举，这表明塞拉利昂人民厌恶战争和盼望和平。

我们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致敬，他们在协调者博茨瓦纳前总统凯图米莱·马西雷爵士和南非总统姆贝基的英明的咨询下，在南非的太阳城进行的刚果内部对话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应当赞扬刚果人民认真承担责任，确保就87项决议达成协议，这大约占所讨论的决议的85%。我们确实希望剩余的问题将不会成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障碍。我们也希望，在冲突各方所接受的《卢萨卡协定》的赞助下，政府和刚果解放运动之间的协定将能成为在达成最后协定时扩大并包括所有其它团体的基础。重要的是刚果所有团体接受最后协定。

我们也祝贺安哥拉人民自今年2月以来在停止冲突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和平进程的迅速发展、士兵的复员，以及流离失所人士的逐步安置。我们希望，这些发展将是永久性的，安哥拉人民将不会恢复战争。安哥拉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希望现在他们能够获得和平。在他们努力实现自己国家的平时，国际社会应当继续支持他们。

我国代表团也谨祝贺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毫无保留地接受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境委

员会的报告。这一发展表明了两个邻国以和平和友好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冲突。

我们希望指出，在布隆迪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过渡政府已经成立，并且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继续支持该国的和平进程。

在目前时刻，我们谨赞扬非洲领导人提出了一项经济倡议、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这是非洲发展的蓝图，它强调了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重要性；执行和平、维持和平和实现和平；以及冲突后的和解、恢复和重建。更重要的是，它注重在伙伴的支持下利用非洲本身的资源进行发展。

但是，在马达加斯加、刚果共和国、索马里和利比里亚出现了令人不太放心的事态发展。这些国家的局势需要有关各方采取一致行动——包括国际社会——以恢复和平和避免进一步的生命损失和人民的痛苦。我们赞扬安全理事会、非统组织、区域集团和各种非洲领导人为这些姐妹国家带来了和平。我们祈祷并希望这些努力不久将结出硕果。

最后，我谨借此机会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全面支持和致力于特设工作组的活动。我们支持工作组为非洲问题找到解决办法的目标。我们希望，我们的共同努力将使事物发生变化，为非洲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科特迪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詹戈内-比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表示欢迎，并高兴地看到你主持这个以交互式对话方式举行的重要会议，安全理事会如此及时地召开了关于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问题的会议，这些冲突破坏非洲大陆，危及非洲人民今后的福祉。

我们对安全理事会这种新的工作方法确实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这种方法不仅把非洲列为其工作的头等重要事项，并且决定定期听取非洲人的意见。确实违反一个人意志所作的事决不会使他高兴。

我们还谨感谢并祝贺毛里求斯常驻代表、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组长易卜拉希马·法尔大使至今所进行的杰出工作。我国代表团促请他继续以我们非常熟悉的勇气、决心和能力继续展开他的工作。

请允许我用医学词汇来表达我的观点，我认为医学词汇非常适合当前的情况。我们所处理的问题确实是疾病和治疗疾病的问题。

在1月29日安全理事会同非洲代表交流意见时，非洲代表强调预防而不是治疗的必要性，因为一旦患上疾病，可能就不容易复原，需要很长时间，有时候不能肯定结果如何，从而造成死亡和痛苦。因此非洲人认识到预防外交的重要性，不过为了解决各种紧迫问题也需要执行治疗外交。

在1月29日的辩论期间，除其他外，把非洲冲突的主要起因描述为：缺乏民主国家所必需的民主、善政和法制；贫穷、文盲和疾病，特别是爱滋病毒/爱滋病；小武器非法贩运泛滥。为了治疗疾病，我们必须首先作出诊断。

不久前秘书长科菲·安南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联合国的决议、建议和决定本身就能够解决问题，那么非洲早已克服了自己的困难了。简单地说正如拉丁语所说的那样：“要行动而不要空话”。按照秘书长的话，1月29日非洲人以一个声音说话，他们说关于非洲的发展问题，包括预防和解决冲突问题，现在是根据所必须取得的成果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

秘书长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他所说的话，最近设立了联合国西非区域办事处，任命易卜拉希马·法尔先生为他的特别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并借此机会热烈祝贺法尔先生。我们必须说他极其艰难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但请相信科特迪瓦将与他全面合作。

关于另一个事项，我国代表团对国际刑事法院最近开始运作表示欢迎，我们认为这个法院是在全世界、特别是在非洲不仅预防并且解决冲突的主要工具。国际刑事法院完成了为在全世界建立法制而拟定的一系列法律文书。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孔朱尔大使同法尔先生一道在 3 月 22 日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提议的结论确实反映了 1 月 29 日非洲集团同安全理事会之间会议的文字和精神。我国代表团尤其欢迎这份非正式报告的第三、第六、第七和第十点，工作组在其中强调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指导它的行动，并设想有可能使布雷顿森林机构参与其活动。

关于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除非我们谨慎行事，否则捐助者的活动，包括欧洲联盟和八国集团的活动，就可能不是有助于展开消除贫穷的有效斗争，而实际上使贫穷问题恶化。确实，借来的钱将被少数上层分子使用，而债务负担却要由付税人来承担。将采用的任何新方法都应使捐助者参与整个经济发展进程，包括创造有利于有步骤地偿还贷款的社会政治环境、监测资金的使用情况以及最后是解决债务问题。

对我们来说，让捐助者甚至参与选举进程的做法决不是干预国家内部事务的行为，而可能促进善政。无论如何，这种做法支持人民的选择，而不是强加于人。此外，工作组设想与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协同行动，参与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关于对工作组工作方案的分析，我国代表团没有重要的意见要发表。确实我们说过，冲突的根源是贫穷、文盲、不容忍以及对他人的恐惧。此外，在非洲造成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各种可疑分子无休止地进行选举竞争，无论这些选举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鉴于这种情况，我国代表团希望能够特别注意非洲的选举进程。为了确保非洲大陆的稳定，安全理事会应帮助在非洲系统地建立、推广和加强真正独立的选举委员会。

人们都知道，聚积、扩散和非法贩运小武器是破坏稳定的主要因素，它使冲突加剧，并使兵力最强和武器最优良的人能够掌权合法化。我国代表团认为，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应同大会第五委员会及维持和平行动部一道特别注意非洲的武器扩散和非法贩运问题。

有关小武器的暂停不仅应在实地，而且应在来源得到尊重。

最后，人们普遍说，在很大程度上，非洲冲突是世界大国之间关系性质的产物。因此，科特迪瓦在关切地看到 1972 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失效后，欢迎美利坚合众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最近就限制战略核武器达成的协议。我们鼓励双方继续进行对话，以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危险的未来世界。

简要地说，这些就是科特迪瓦代表团希望在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这个问题上向各位表达的想法。

**张义山先生**（中国）：考虑到时间已经很晚，所以，我的发言将非常简短。主席先生，欢迎你亲自出席和主持今天的会议。你的到来充分说明了你和你的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安理会的成员国对非洲问题的重视。我要感谢法尔助理秘书长、孔朱尔大使、科尔比大使、西蒙诺维奇大使和在我之前发言的各位代表的讲话。

首先，我要祝贺孔朱尔大使。由于他的杰出的领导，安理会非洲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工作正在逐步地展开，并且已经确定了今后的工作计划。我们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因为及时听取广大会员国，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意见对工作组履行职责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要求并希望工作组在本次会议后认真研究各方提出的建议，并把这些建议在它们的工作中付诸实施。

解决非洲冲突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这需要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共同努力。近来，塞拉利昂和平进程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就是一个良好的例证。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同时，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帮助塞拉利昂等有关冲突后国家进行经济重建和前武装人员重返社会等工作，以持久稳定和和平的局面。

要切实解决非洲冲突问题仍然是任重而道远。要更好地解决非洲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更好地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重申国际社会对非洲问题的重



视，以确保在政治意愿和资源投入方面，将非洲置于优先的地位。

第二，对非洲冲突问题应该是标本兼治。我们既要努力解决冲突，更要从产生冲突的根源入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非洲国家消除贫困，发展经济。

第三是国际社会的各种努力应该形成合力，并充分听取冲突当事国及邻近国家的意见。

第四，冲突的当事方也应拿出应有的政治意愿，对于国际社会的促和努力予以积极的回应和配合。只有这样，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努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应有的效用。

上个世纪，非洲大陆被动乱、冲突、贫困和饥饿所困扰。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在新的世纪中，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建设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非洲不仅是非洲国家自己的任务，也是我们整个国际社会的任务。中国将继续支持特设工作组的工作，支持安理会和经社理事会，支持非统以及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协调与合作。同时，中国也愿意为非洲大陆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结束我的发言的时候，我愿意特别提及助理秘书长法尔先生。我和法尔先生在日内瓦长期共事。对于他的聪明才智和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我是非常钦佩的。现在他即将奔赴新的岗位，将担任西非办事处的主任，我愿意在此祝愿他在新的工作领域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以为非洲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马拉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兰巴先生（马拉维）（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扬新加坡代表团持续地致力于处理非洲所面临的问题，这一点表现在在其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举行这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还想赞扬安全理事会再次给我们机会就非洲问题进行参与式辩论，这次辩论具体涉及安全理事会的非洲问题特设工作组。该工作组的建

立是安理会逐步增加在非洲问题上的公开性和积极参与而作出的又一项重要努力。虽然设立这个特设工作组是一项集体努力，但让我对毛里求斯的孔朱尔大使表示特别的敬意，他对导致组成工作组的想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我国代表团祝贺他明晰和全面地介绍特设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及其目标。

自从在 2002 年 2 月 27 日成立工作组以来，我国代表团将其视为在安全理事会和各国代表团之间就非洲的预防和解决冲突问题交流有用的意见的一个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媒介。建立工作组的时机是恰当的，因为非洲的动乱虽然可能显示出和缓的趋势，就象安哥拉、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况那样，但认为非洲的艰难政治道路的尽头已经近在眼前的任何想法都将是不成熟的和危险的，因为在该大陆的几个地区中继续存在着潜在的热点。

因此，特设工作组将肩负起评估非洲政治危机的巨大任务，以决定安全理事会在武装冲突爆发前可能干预的程度。

工作组确实可在一些领域发挥与联合国其他机构联络的有益作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支持工作组介绍的工作方针，特别是它计划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业务关系与合作，以协调它们的工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帮助战后社会恢复的工作。当然应该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通过特设工作组，得到更大的关心。

工作组若要同了解非洲情况，就必须同非洲统一组织和次区域组织如非洲南部发展共同体、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其他组织联系。这些组织有第一手经验和对非洲现有冲突的了解，能够帮助工作组。

非统组织和联合国始终在《联合国宪章》的法律框架内合作，这一框架又得到大会决议的加强。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公务交流仍然是交流与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有关意见的可取场所。安全理事会和非统组织

外派任务新时代标志着将用更加结合实际方针处理非洲问题，值得欢迎。

在支持工作组、非统组织/非洲联盟驻联合国常驻观察员和次区域组织密切合作的建议外，我国代表团还充分赞成时而邀请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界代表与工作组交流的设想，来自这些方面的意见只会振兴和丰富并最终导致有益地重新界定安全理事会的某些战略。

工作组应在执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方面发挥作用的建议绝非不切实际。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结构和目标之大，能确保工作组在这项巨大的非洲经济发展倡议运作中找到有用的位置。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是作为非统组织/非洲联盟思想酝酿和发起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有许多内容非常符合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愿望和理想，特别是在民主和善政的政治方面。这些内容是新伙伴关系的精神核心，无疑将是安全理事会关心的。因此，新伙伴关系不仅将提供手段，而且也将成为衡量非洲复兴的尺度。

谈到互补作用，必须避免工作组规定任务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洲冲突后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的规定工作重叠；仔细规划协调这两个小组的工作，能在处理冲突局势时执行重要而富有成果的协作，从预防到战后工作及建立信任。

特设工作组提出的方案代表着一项相当全面的挑战，工作组将需要联合国各机构的支持来执行，特别是在资金对完成这些建议的职能至关重要的领域。我国代表团强烈地认为，如不作实地访问现场评估，对非洲冲突局势的评价就不能提供有助于制定现实战略的真正现实的情报。在马诺河联盟各国促进建立信任和加强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作用，始终将需要财政支持。

这里，让我祝贺安全理事会最近派实地代表团访问大湖地区，走访了该地区若干冲突地点，以现实地评估局势。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次代表团访问的费用用得很值得，因为它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

联合国参与选举监督也将有这种开支，从筹备阶段到选举结束。这种工作的范围当然需要仔细拟订，以避免在东道国引起反对的可能性。在寻求选举透明度与负责性时，这项重要工作能加强联合国适当评估一个国家的选举结果的能力。英联邦或欧洲联盟参与这种工作，已证明对评估已有这些组织担任观察员作用的国家中的民主化进程状况有帮助。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再次祝贺安全理事会采用特设工作组的新颖方式，确实表现出它对联合国内这一重要机构的工作有意义、进步开放和透明的承诺。这些倡议值得我们大家鼓励，它们代表着一个新时代。马拉维的要求是，让工作组成为安理会的一个常设机构。但是，为了使工作组有足够的成果和作用，各国代表团必须发挥重要作用，经常与工作组就非洲冲突问题对话。我国代表团承诺继续与特设工作组充分联系，以便使工作组确有价值。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乌瓦纳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部长先生，马里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指导安理会讨论非洲局势。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新加坡代表团在马布巴尼大使的领导下提出的许多倡议，以便使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合理化，使它更符合安理会的首要责任：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今天的辩论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我高兴地感谢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问题特设工作组主席杰格迪什·孔朱尔大使以他惯有的彻底精神，报告工作组的工作。

辩论到现在发言，我想集中谈两点。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两点值得特别重视。

第一，我要强调，对马里代表团来说，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需要采取全面、综合的方针，考虑到非洲冲突起因的复杂性及其严重后果。这方面，我代表团欢迎秘书长 2001 年 6 月 7 日关于预防武装冲突的报告（S/2001/574）中的分析，以及 2001 年 8 月 30 日

第 1366 (2001) 号决议和 2002 年 1 月 31 日主席声明 (S/PRST/2002/2) 的通过。

在这方面，预防和解决冲突特设工作组在制定和实施关于消除冲突根源的研究结果时，可获益于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能力。因此，我国代表团主张加强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之间的关系。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尽管两个机构有其明显不同的作用，但就和平、安全和经济及社会发展领域的行动而言，它们是相互补充的。此外，必须具体落实秘书长这样的计划，即定期向安理会汇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区域和分区域威胁，尤其是边界问题、小武器非法贩运、自然资源非法开采、难民问题、雇佣军、儿童兵、准军事部队以及这些因素与安全相互影响所造成的后果。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涉及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和分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商界的合作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我们回顾，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诸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等分区域组织最近已具备了开展预警活动和预防冲突的体制能力，尤其是有能力通过自身的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机制。我们必须支持这些机制，特设工作组可在这方面开展有益的工作。

今天上午凯贝大使和法尔先生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我要回顾，在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期间，马里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开展了这项工作。自那以后，西非经共体与安理会之间的关系本着真诚的协作精神得到了发展，这一关系应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扩大。联合国西非办事处即将正式成立，这也是这项行动的一部分。马里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最后，我要表示，马里代表团与整个会议期间发言的各代表团一道，向我的良师益友易卜拉希马·法尔先生表达他受之无愧的赞扬，他即将担任助理秘书长、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西非办事处主任等职。我们祝愿他取得成功。我们希望他将使联合国办事处

取得切实成绩。他对我们分区域、对联合国以及对他人人都负有这个责任。

**科尔比先生** (挪威)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赞扬新加坡代表团和你本人采取主动，召集了这次关于非洲问题工作组的重要辩论。你整天都在这里主持会议，当然证明了你本人对此的投入。我还要赞扬我的朋友孔朱尔大使在设立和主持工作组方面所采取的主动。工作组举行过一些会议。我认为在本次会议上听取安理会非成员，尤其是我们非洲朋友的意见是非常适当的。我认为我们进行了非常丰富的讨论。

现在时间已晚，我不想谈得太具体。各方已提出一些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建议，现在工作组应该就这些建议采取行动。我只想强调挪威认为很重要的几种办法。

我们强烈同意许多发言者敦促在安全理事会内部以及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各分区域组织开展更密切的协商、交流与合作。这应采用何种具体形式呢？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很清楚：我们需要走这条路。

我想强调的第二个办法是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需要有更密切的交流。我认为我们需要对非洲的冲突采取一种非常广泛的处理办法。正如库马洛大使今天上午强调的那样，光是使用和平与安全的工具是不可能解决这些冲突的。我们需要补充其他的办法。我们要想实现持久的和平，就需要解决其根源。

我想提到的第三个办法是，我们需要努力寻求区域解决办法。西非国家的一些发言者强调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也适合非洲其他地区。

最后，我要具体提一点。马里大使和许多其他发言者都具体提到了小武器的作用。毫无疑问，小武器正在加剧这些冲突，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找到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莫桑比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和新加坡以如此投入的方式，履行五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你的光临以及贵国常驻代表纪梭·马布巴尼大使和他所领导的干练工作班子的专注工作，值得我们的赞扬和赞赏。请允许我代表莫桑比克共和国政府热烈欢迎你采取主动，召集了这次关于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的参与式公开辩论。

我想就今天摆在安理会目前的问题作几点一般性评论，然后谈谈主席先生你要求我们讨论的一些具体问题。安全理事会 2002 年 1 月 29 日和 30 日举行会议时，就非洲局势举行了广泛和卓有成效的辩论，当时一些国家的部长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秘书长都出席了会议。那次会议结束后，安全理事会主席代表安理会发表了一项声明（S/2002/2），他在声明中总结了辩论的情况，阐述了关于联合国今后处理非洲局势工作的一系列建议。为了监测这些建议的执行情况，当时提议设立一个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因此，今天的会议对于评价该工作组迄今所做工作而言，是及时和重要的。

在此，请允许我由衷感谢特设工作组主席杰格迪什·孔朱尔大使今天全面介绍了迄今所开展的工作。我们高度称赞他出色地领导了工作组，并保证我们将充分支持他的努力。

正如我们以前在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场合发言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非洲冲突的分析必须是全面、务实和注重结果的；它应包含对其根源、有关行动者以及所涉问题的清楚了解。

只有通过以预防为主、未雨绸缪的办法，才能在非洲成功地预防和解决冲突，这种战略有效力、有前瞻性而且代价较低。

预防冲突就必须处理冲突的各种根源，在非洲，这些根源就是人民的迫切需要和关注，这包括贫穷、不发达状态、劣政、地方性疾病、被排斥、国家正统

性、民族分裂和武器扩散。关于武器问题，我谨在此表示支持易卜拉希马·法尔助理秘书长的发言和他的各项提议。我谨补充指出，我们必须执行我们所有方面去年 7 月制订的、受到安理会欢迎的联合国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预防冲突就必须在和平与发展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根源和促进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报告（S/1998/318）正确地突出了这种联系，并且提出了预防冲突、消除贫穷和实现发展的全面和综合办法。我们希望，这种办法将帮助满足许多非洲国家的特殊需要，我们认为，正是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关和机构将加紧和加强协调。

联合国还必须增强对非洲自己提出的和平与发展倡议的支持。非洲各国在继续努力，建设非洲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能力，建设非洲促进发展的能力。

从今天上午和下午的发言中可以看出，非洲各国或单独地或通过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等区域和分区域组织，日益积极参与这些努力，成为重要的行为者。设立非统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机制证明了本大陆解决非洲冲突的决心。

在分区域一级，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2001 年 8 月在马拉维布朗蒂尔举行的首脑会议常会上签署了一项议定书，使南共体政治、防务和安全合作机关开始运作，而且最近又建立了国家间政治和外交委员会，以加强该机关的效力。

所有这些行动都证明，非洲人民已经坚定地作出承诺，将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扭转非洲可怕的冲突局面。国际社会必须给予支助，以辅助这些建立信任措施，确保其成功。

如果预防措施失败，我们只能努力解决和管理冲突。为了能够成功地解决和管理冲突，我们必须审查维持和平行动的授权和维持和平行动的常规做法。由



于现存的各项冲突具有多方面性质，必须采取全面办法，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利益方都必须参与。

现在，请允许我简略地谈谈我国代表团关注的一些具体问题。第一，我们高兴地看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作出重要决定，设立关于刚刚摆脱冲突非洲国家问题的特设工作组，以表示支助非洲的决心。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关和机构在关于非洲问题的工作中加紧合作和协调，我们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参加这次会议。

第二，我们认为，解决冲突努力成功与否与对冲突本身的了解程度密切相关。参与调解冲突的人应该对冲突性质和动力具有深刻了解，这样，他们就可以作出最好的判断，采取有效行动，向冲突所有当事方提供关键的保证，保证他们同样是解决办法的当事方。因此，我们认为，那些负责调解的人——包括秘书长特别代表——应该具备所有上述特征，这样他们才能取得非常需要的、所有当事方的信任，以最高度的公正性和决心进行努力。在这方面，我们祝贺易卜拉希马·法尔先生阁下被任命为联合国西非办事处首长。他正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代表。

第三，我们还认为，设立具体冲突局势国家之友小组非常有助益。我们认为，这些小组可以提供理想的论坛，以辩论冲突本身的动力，提出和平倡议，在解决冲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种小组应该包括更多国家，应该更具代表性。

第四，我们还认为，民间团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大学和学术界——的参与将促进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每一项倡议，由于这些行为者对有关冲突的深刻了解，由于他们往往容易与各当事方进行接触，他们可以促进这个进程。

第五，正如在这次会前发言的人指出，本大陆仍然存在因实行民主制度而发生的冲突，因为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往往质疑选举结果，认为这些结果不公正，不公平，我们对此感到关注。这种情形明显说明，必须在非洲各国支持善政和民主体制。因此，我们认

为，必须在治理和加强民主体制方面——包括在加强选举进程方面——增加国际援助。很显然，无论选举本身多么成功，它们都不足以确保稳定和进步。

最后，只有非洲人民自己积极参与，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以及争取和平、稳定和发展的运动才能取得成功。在全大陆和区域各级，非洲已经具备预防和解决冲突的体制能力。

如果特设工作组和安理会认真地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对各种结论采取后续行动，那么，我们认为，我们成功的机会将增加。

关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人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准备提出新的主张，我仅仅指出，这种新伙伴关系对非洲和对国际社会都非常重要。

我们鼓励联合国增强与本大陆和各分区域机构的合作和协调，寻找解决本大陆各种问题的持久办法。在协助非洲方面投入的人力、物质和财政资源水平将仍然是衡量对本大陆政治意愿和承诺程度的关键标志。

我们充分意识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为促进我们大陆和平、安全和发展所做的努力。我们赞扬这些努力，我们愿表示感谢，并再次强调我们为实现在非洲和平与发展这一崇高事业而共同努力的坚定决心。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索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哈希先生（索马里）（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让我同我的同事们一起表示衷心感谢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这表明你本人和贵国政府对非洲问题的承诺。还请允许我表示感谢马布巴尼大使本月领导安理会。我还要向孔朱尔大使表示最高的敬意，感谢他提出设立关于在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安全理事会特设工作小组的设想。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易卜拉希马·法尔和凯贝大使以及西蒙诺维奇大使作了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发言。

今天的会议是及时的，因为会议是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建立周年及其即将过渡为非洲联盟的前夕举行的。尤其是，并且鉴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冲突继续是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对来自继续普遍存在冲突的国家的我们来说，这一会议具有特别重要性。

我们希望，预防和解决冲突特设工作小组将是在非洲冲突地区寻求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工具。在这一方面，我们将欢迎设立关于正摆脱冲突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询小组。这一新工具将无疑使正摆脱冲突的非洲国家能够走必要的恢复和重建道路。

我们认为，尽管特设工作小组的任务全面到足以覆盖许多领域，但它还应该覆盖更加广泛的冲突管理，包括加强预警系统、及时分享在预警阶段收集的信息、缔造和平、建设和平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和防止冲突再次爆发。这一全面的方法将使特设工作小组能够更加先发制人地在非洲寻求冲突管理。

让我在这一关键时刻说，分区域组织在冲突解决和管理中是成功的。我想到几个分区域组织。例如，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采取了措施以解决中非共和国和乍得冲突和危机，并且继续寻求解决苏丹和索马里冲突。

同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在这一方面是成功的。在结束塞拉利昂冲突方面取得的成功应受到高度赞扬。获得的经验将对特设工作小组是宝贵的；必须利用这些积极的经验，以期探讨这些经验是否可成为在未来冲突中效仿的有用的模式。为此目的，我们建议，特设工作小组应时常邀请这些分区域组织领导人和其他著名人士向特设工作小组介绍其经验。

我们认为，同样重要的是，特设工作小组应该持续不断地监测可能受阻或动摇的其他民族和解倡议，研究这种不成功的原因，以期在非洲未来冲突管理中防止工作受阻或动摇的情况再次发生。在这一方面，我想到由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授权的索马里

和平进程，这一进程得到我国政府的全力支持。需要排除这一进程的障碍，特设工作小组可进行斡旋，为该进程提供紧迫需要的推动力。

正如各位成员所知道的，冲突造成大规模破坏生命和财产。许多人的生活被打乱。一些人流离失所，而另一些人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寻求避难。特设工作小组需要亲眼看看冲突中人民、特别是社会中最脆弱群体：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困境。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特设工作小组对冲突地区进行实地访问也许是有益的。

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方案中，只提到一些冲突地区。我们的理解是，这并不是排除其他冲突地区。尽管所有冲突要求适当的关注，但特设工作小组必须在优先事项的范围内确定轻重缓急。索马里冲突就是一个例子。特设工作小组应该特别重视在非洲被遗忘的冲突。

为了推动民族和解进程，索马里需要特设工作小组和整个国际社会毫无条件的关注。尽管我们感谢已进行的一切努力，但索马里请求国际社会更加大声地、积极地参与。就我们而言，我们愿意以能够加快整个非洲和平的任何方式同特设工作小组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卢旺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加萨纳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值此安全理事会本次公开会议之际，我要代表我国政府感谢新加坡外长和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采取这一吉利的主动行动：组织一次关于非洲问题的安全理事会辩论。我们祝贺所有发言者作了有关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对我们的理解大有帮助。

卢旺达刚刚纪念了它在1994年所经历的种族灭绝八周年，这一行为造成了难以计算的人和物质损失。我国愿向国际社会提供我们的经验，以使全世界意识到所有仇恨与排除的理念所固有的危险，并确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宣布的“永远不再”的原

则，作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原则而经过集体安全的理念实现。

鉴于我们今天正讨论非洲问题，我要感谢所有自由战士——所有这些英雄作为为其人民的自由和尊严而战的先驱而牺牲。非洲不仅失去了它的儿女，而且还由于有计划地掠夺其自然资源而不予以补偿而经受了巨大的污辱和严重的物质破坏。因此。非洲不应单独地承担历史和殖民时期的过去的后果并遭受其痛苦。

鉴于我们正就非洲问题举行实质性辩论，我们或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是哪一个非洲？有各种各样的非洲，它们形成了在地图上所描绘的或我们坐飞机飞过的地理上的非洲的各个方面。当我们回忆非洲被分割的方式时，我们可以讨论很多非洲的事实：受奴役的非洲、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非洲、所谓黑非洲和白非洲、种族隔离的非洲、部落和种族的非洲、仇恨和排斥的非洲、“班图”非洲、神秘的非洲、士兵和政变的非洲、民兵和哗变的非洲、各种民族和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的非洲、魔鬼和妖怪的非洲、文盲和半文盲的非洲、贫穷、苦难和痛苦的非洲、钻石及石油和黄金的非洲——都在那里。然后还有恩克鲁马的非洲、卢蒙巴的非洲、本贝拉的非洲、纳赛尔的非洲、喀麦隆的乌姆·尼约贝的非洲、塞古·杜尔的非洲和曼德拉的非洲。幸运的是，这个非洲也是存在的，它今天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非洲将由于无知、贫穷、恶政、军事政变、操纵、斗争和西方与其他外国影响而受到摧残。我们怎样才能把它从所陷入的奴役和殖民主义的黑暗深渊中拖上来？我们今天怎能说关于非洲奴役和殖民主义的辩论已经不再有意义？因为它们的可怕后果仍在非洲存在——那时产生的破坏今天仍使其受害。奴役和殖民主义对非洲大陆造成的伤害必须让世人知道。

摧残非洲的冲突的深刻根源，主要与殖民主义及其破坏有关，也同继 1960 年代的所谓非洲国家政治独立时期后出现的新殖民主义有关。自那时起，每个

试图组织起来并实践真正的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都受到新殖民主义者及其同盟通过借助某些国际机构而直接或间接地封锁。如果新殖民主义仍然是看不见的、温和的以及有时这一温和的表面是联合国时怎么办？它阻止非洲并以各种口号不让它实现真正的重生。

在非洲大陆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次种族灭绝事件，它不幸发生在卢旺达。这一种族灭绝的计划者和肇事者于 1994 年 7 月在涉及所谓“绿松石地区”的行动的掩护下逃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们在那里继续对卢旺达展开进攻并屠杀无辜的人民。卢旺达政府承担起责任，把他们打回其刚果庇护地。但如果不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同盟对这些种族灭绝部队的军事、政治、物资和财政支持，卢旺达军队早就能够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大湖区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谁在进行操纵？冲突为什么持续？幕后是谁？谁是后台人物？种族灭绝的消灭“其他人”的精神为什么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散布到整个大湖区，而我们却无能为力地袖手旁观？

对于卢旺达的种族灭绝问题，在安全理事会的要求下，一个由瑞典前首相卡尔松领导的一次独立调查，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确定了对这一非洲-卢旺达悲剧的责任，建议设立一个特别的职位——卢旺达种族灭绝经济和社会援助方案。为什么这一有利于联合国一个需要帮助的成员国的建议没有得到执行？

我谨借此机会欢迎安全理事会赴大湖区特派团最近的报告，它认识到卢旺达的安全问题。我们指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卢旺达部队只是因为卢旺达及其人民的安全问题而呆在那里。我还要重申我国政府承诺支持《卢萨卡协定》的所有规定，并承诺一旦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遣返或重新安置问题得到解决，就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撤出部队。今天上午，孟加拉国代表提到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撤出纳米比亚部队的问题。纳米比亚的存在只是象征性的。纳米比亚

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没有边界，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没有安全问题，因此与 DRRR 方案无关，它是外国部队撤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必要条件。

最后，我要祝贺我们的兄弟和朋友、助理秘书长易卜拉希马·法尔的新的职责。我们谨祝他圆满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哥斯达黎加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沙索尔夫人（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当之无愧地担任 5 月份安理会主席。哥斯达黎加赞赏新加坡在过去 18 个月中作为本机构非常任理事国所开展的工作。我们注意到马布巴尼大使的领导作用以及他所领导的代表团发挥的建设和关键作用。我们认为，他的工作显然表明本机构内小国为保证安理会的效力和合法性而存在的重要性。

我们欢迎召开这次关于非洲冲突预防和解决的特设工作组的工作的互动会议，认为它是同其主席孔朱尔大使以及其他安全理事会成员进行坦率交换意见的一次机会。我们还感谢马布巴尼大使和孔朱尔大使 5 月 13 日的来信，该信为本次辩论确定了明确的指导方针。该有益文件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发言目标集中并且确定了辩论的内容，这是应该维持的良好先例。

哥斯达黎加完全支持联合国对非洲选举进程的监测。我们承认，这一活动促进了各类冲突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在非洲，而且是在各个大陆。只要回顾以下实例便足够了：萨尔瓦多、柬埔寨、科索沃和中非共和国，在这些国家联合国在武装冲突结束后筹备和协调选举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我们必须对这一任务采取现实态度。民主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建成。选举机制的存在并不能保证真正民主的存在，这是一个长期和持续的进程，要求不断作出协调和集中努力，尊重多数人意愿和少数人的权利，要有谅解和谈判。真正的民主只有在相互尊重的繁荣文化内才能存在，必须要普遍接受共同原则

和目标的存在以及合法不同意见的存在，并且持不同意见者还应享有法律途径。

联合国能够以三种不同方式在冲突后局势中举行廉洁和公正选举方面进行合作。第一，联合国可以在筹备和举行选举方面直接合作。其在此领域内的经验是重大的，从向选举中心提供安全到准备选举作用。第二，联合国可以在使选举进程非军事化方面进行合作，以便避免投票进程中出现欺诈、恫吓选民和暴力现象。为此，需要遣散前作战人员和解除他们的武装。第三，本组织可以帮助政治领导人们尊重选举进程的结果。为此，必须建立制度机构，保证选举的合法性和提供和平解决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分歧的办法。这些任务需要认识地准备和实施。联合国在过渡时期的介入在这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选举进程中的援助和监测不应仅限于冲突后期间的首批选举，而应扩散到整个民主巩固时期。举行一次选举并不意味着恢复正常；恰恰相反，它只是走向民主存在的第一步。令人遗憾的是，国际社会通常认为当首批选举结束后它的工作便完成了。经验表明这种结论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在持续的基础上提供巩固民主的援助。本组织应该促进加强社会和政治机制，这种机制会促进通过定期选举的自由竞争和促进透明、负责和公开的管理。它应促进社会各个层面的民主的扩散和加强。同时还必须确保民主进程不会受制于不和的领导人们的歪曲或腐化，他们企图这样做是为了不顾整体的利益来推动他们的个人野心。

至于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协调，我们感到必须改善各机构在非洲大陆冲突预防和解决方面的活动。他们各自的授权迫使他们通过具体的措施和建议，改善该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 and 军事局势。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两个机构有明显的不同特点和职权。

安全理事会的授权是在面临政治和法律争端以及和平遭到武装威胁时要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然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任务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和普遍尊重人权。虽然每一个机构应充分完成其自己的任务，它们的努力将相互加强和取得最佳结果。但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充分尊重人权，在非洲便不会实现持久和平。与此同时，如果武装冲突持续存在，便不可能在该大陆实现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加强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可取的，因而有效地实施《宪章》第 65 条。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加强这种相互关系。近年来，采取了各种行动，使一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成员能够参加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反之亦然。去年两个机构举行的一次平等全体会议的讨论没有获得成功。如果实施这些提议，它们将改善两个机构之间的交流，虽然它们本身无法保证它们业务活动的更好协调。令人遗憾的是，仅仅是交流信息或协调单独开展的活动是不够的。

为了发展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努力之间的真正协调，它们的活动必须在刚一制订和提出时便进行协调。必须制订一项共同和详细的战略，在此战略内，两个机构的活动将相辅相成。再不能独立地作出决定。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框架，使两机构成员能够共同评估非洲局势的一切方面，并一起制订一项共同回应战略。另外，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应该同秘书处代表一起对两机构已在非洲从事的各项活动进行评估。然后它们应该决定需要如何改善现行机构和体制。实质上，现在需要的是一段时期的认真思考、长期观点、建设性批评和真正的共同努力。我们认为，一系列定期研讨会或务虚会使得两机构成员国和秘书处代表得以聚会一堂，这将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我们不应欺骗自己，认为两机构加强协调将自动改善联合国在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方面的效力。真正的问题不是缺乏协调，而是缺乏资源、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任务。

如果不拨出经济、技术和人力资源，如果不马上提供不可或缺的政治支持，非洲维持和平工作就不能

切实有效。人们如果不处理冲突根源，就不能建设和平。发展民主不仅需要建立选举机制，而且也需要培养民主文化的漫长进程。

如果不给经济发展、减少贫穷和失业提供必要的资源，如果不进入世界市场，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发展需要纳入人权，把它作为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这项任务十分庞大，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给予坚定和果断的支持。

缺乏协调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在国际社会防止或解决冲突各角色的各项努力中发现这个问题。我们有时看到对当事方有影响力的国家、各国际组织、各调解组织、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所推动的主动行动互相矛盾或叠床架屋。人们可以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领域找到一些资源过剩的项目，但同样重要的其他项目却被忽视。任务重叠、争夺资源和影响力、以及政治目标繁多的问题都使得这些困难更为严重。

解决协调问题的一个可行办法是创建友好国家小组。但这种办法只有在行动者数目较少、这些行动者作出高度政治承诺和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如果不存在这些条件，这种机制就行不通。另外，之友小组绝不应取代安全理事会而成为代表国际社会的主要决策中心。

加强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权威或许也能解决若干协调问题。最成功的特别代表都是那些在无数国际角色间穿梭的中间人和能够以这种方式在实地促成各项努力的人。我们认为，应该使特别代表的职能体制化。但是，我们知道，各国首都间缺乏协调以及各角色和机构彼此竞争和对抗都妨碍了这项任务。特别代表需要在所有行动者都有效地承认联合国在预防和解决冲突问题上至高无上时，只有在这些行动者把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各项目标和战略置于其狭隘利益之上时，才能有效地协调国际行动。

考虑到武装冲突给非洲各国人民造成可怕后果，我们认为，必须在爆发冲突前防止冲突。这需要非洲人民自己及其领导人不断作出持久努力，以便创造一

种相互尊重和扬弃暴力的气氛。必须为大陆所有居民创造体面的生活条件，以便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确保尊重基本权利，并使他们能够以民主方式解决其分歧。必须制订一项加强民事当局、削减军备开支和把军事开支转而用于教育、健康、住房和社会投资的坚定政策。

今天，我们看到非洲人民更美好未来的积极迹象。我们看到有些武装冲突被制止、民主体制得到加强、人权和民主合法性越来越受到尊重。非洲领导人越来越积极地预防和解决影响非洲大陆的各种冲突，同时促进其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充分支持他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塞俄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侯赛因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愿感谢新加坡主席召开本次会议。我认为，非洲问题在新加坡担任主席期间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占居重要位置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新加坡十分重视非洲问题。主席先生，你亲自与会进一步证明了这个事实。同一些在我前面就这个问题发言的人一样，我要表明，你在联合国这里有一个十分出色的工作班子。这个班子得到了纪梭·马布巴尼大使的干练领导。我国代表团还愿感谢防止和解决非洲冲突问题特设工作组主席杰格迪什·孔朱尔大使作了出色的工作，使安理会本次会议今天得以召开。

我还要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西蒙诺维奇大使、非洲统一组织的凯贝大使和我的好朋友易卡拉希马·法尔助理秘书长与会表示欢迎，我祝法尔先生在达喀尔顺利执行其新的任务。

同习惯相反，请允许我感谢安全理事会中仍然坚持开会并同我们一直呆到下午 9 点的所有成员。我也谨感谢名单上剩余的发言者。我谨特别感谢留下来的各位大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大使和常驻代表，以及一直呆到刚才的挪威大使。他们值得我们表示特别感谢，至少是我国代表团对他们的感谢，感谢他们留下来开会。

我并没有一份准备好的讲稿，否则会把讲稿分发给大家。在听取了许多人的发言之后，我完全赞同南非的发言。埃塞俄比亚的正式发言已经由南非发表。我现在只不过再加上几点内容。

联合国提到吸取的教训。我将要谈谈吸取的教训和我们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感到安理会和和我们其他人应当真正审查的事项。其中有一些可能不是赞美安理会的话，所以请各位原谅。

许多人非常积极地谈到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冲突已经获得成功的解决。我们对在阿尔及尔签署的和平协定以及边界委员会的决定感到非常高兴，两个国家已经接受这项决定。这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问一问，这场冲突是否可以避免？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并不想要对此进行辩论。因为我没有看到我的厄立特里亚朋友们在座，我将不进行这一辩论。但是这场冲突本来可以避免。我们认为，安理会的作用应当更加积极地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的作用，非统组织通过其解决冲突机制采取了非常好的第一步。但是，该组织在一开始没有得到支持。区域组织、非统组织没有得到安理会的充分和积极的支持。我想说的就是安理会本来可以避免这场冲突；现在所有人都提到了这场冲突的成功解决。

吸取的其他教训还涉及外来行动者进行的协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成员也提到了这一点。包括吉布提代表团在内的一些代表团指出，在进行或不进行协调方面，如果进行良好的协调，这是因为有一个大国感到关心。这是不幸的，但情况就是如此。在得到区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支持的塞拉利昂，我们取得了积极和令人高兴的结果。我向塞拉利昂的兄弟姐妹们所进行的成功选举表示祝贺。

在情况并非如此的其他国家里，例如索马里、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没有得到解决。那里有许多行动者和倡议。这是我想要提出的另一点。我们应当避免由不同方面提出太多的倡议，其中有一些有着不同或相互冲突的利益。安理会有时袖手旁观和保持距离，除非受到了一个强大利益的推动。当然，如果

正在审议使他们感到极为感兴趣的一件事，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所有常驻代表将会一直留到甚至下午 9 点。

安理会实行制裁。我在这里所指的不仅是经济制裁，而是全面的制裁。这没有问题，如果是为了正当的理由进行制裁。但是，安理会如果不确保进行后续行动就不应当实行制裁，因为然后每个人都会无视这些制裁。这就是在武器制裁方面的情况，可以引证许多其他例子。

当某一方明显有错误时安理会不应当采取行动。关于维持和平的卜拉希米报告告诉我们，要吸取的教训之一就是应当实事求是。安理会在一些情况下不这样做，造成冲突的持续进行。有时候的情况是安理会帮某一方，甚至选择冲突的某一方，排斥其他各方。在有一个明确凶手的情况下，例如在安哥拉的安盟，没有对此做任何事。当然冲突继续下去。现在希望其他情况有助于那一问题的解决。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作用得到了强调。安理会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新的方向和合作是令人欢迎的。也需要在联合国各专门机构进行现在不存在的非常强有力的协调。这种协调在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都不存在。

最后，我要提出一项建议。安理会不时访问冲突国家或区域是很好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继续这种作法。但是，我国代表团也谨建议安理会有时候离开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安理会曾经有两次这样做。第一次是 1973 年 1 月在非洲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统组织总部进行。另一次——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在 1973 年之后在巴拿马举行，这是一个好的做法。我想这也能够使安理会在纽约之外的地方了解内情。也许当纽约的天气太冷的时候，安理会就应当举行这些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中非共和国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普克雷-科诺先生（中非共和国）（以法语发言）：**中非共和国代表团欢迎拟议的议程，我们愿意同安理会分享我们不太丰富的经历。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主席。你的光临证明了贵国新加坡对通过解决非洲冲突对非洲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情和关心。我也谨感谢俄罗斯联邦的拉夫罗夫大使。他非常干练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我赞赏进行这种工作。进行这种工作，因为它是交流性的，坚定了安理会成员和非成员国的意愿，要为非洲面临的困难问题找到折衷解决方法。

我国代表团对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主席孔朱尔大使、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凯贝大使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西蒙诺维奇大使所作的内容非常丰富的介绍感到高兴。助理秘书长易卜拉希马·法尔的发言充满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将使安全理事会和工作组能够加强协调，以便对一些将出现的应获得公正和持久解决的问题采取对应措施。

非洲正面临一些极其复杂的巨大问题，要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采取全面的综合性办法。不论在哪里出现危机，它们所具有的共同问题都包括贫穷、爱滋病毒 / 爱滋病、难民、旱灾和饥谨。

我们还注意到，非洲领导人自己首先对紧张局势和冲突爆发采取行动，这令人十分鼓舞。我国中非共和国在过去几年里一再发生危机。它是非洲大陆上第一个受到非洲领导人密切注意的国家，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放心。在当地建立了一次非洲国家部队（班吉协定监测团）以监测《班吉协定》，随后建立了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特派团（中非特派团）以及最后设立了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中非支助处），这些无疑有助于改善安全局势。

我们感谢所有非洲国家、其他大陆的友好国家、欧洲联盟、联合国机构和非统组织机构帮助我们逐渐恢复国家团结。然而，我认为中非特派团尚未完成其全部任务。中非共和国政府希望延长该特派团的任

务期限，它却慌忙撤出，其理由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国际社会都看到了这一点。尽管还没有实现政治稳定，尽管在军事、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中非特派团却撤走了，这是为什么？在中非共和国这个病人仍需要恢复健康的时候医生离开了病房。

2000年5月举行了关于同中非共和国合作在一次特别会议，在会议上作出了提供外来援助的一些承诺。会议上一再呼吁使一些已停止的方案运作起来。在中非政府取得进展的时候，提供外国援助的承诺的履行情况却很可怜。问题仍然是：在一个国家在努力从废墟中获得新生时是否可能执行国家方案？

举一个例子：在谋求和平的过渡时期，即在冲突已结束而尚未开始发展的时期内，是否可能执行战斗人员复员方案；在将近一年前，即2001年5月27日，有人企图在班吉发动政变，这也危及正常生活。这次又是非洲国家对此表示关切。

由于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成员的帮助，目前正逐渐恢复和平。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代理主席、阿拉伯叙利亚民众国代表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安全理事会应支持该组织的行动。

我们在这里开会，考虑特设工作组应做些什么。工作组正在顺利展开工作，有繁忙的工作计划。我们对它的期待是，它将根据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冲突的各项决议展开具体工作。显然非洲问题在安理会议程上占主要地位。在这个会议厅里已有人比我更有力地提出了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问题。就拿中非共和国危机的例子来说，我们的印象是，安理会对这场冲突已感到厌倦，虽然它曾作出了巨大努力，为解决冲突建立了中非特派团，但在当地局势仍然危险的情况下特派团被迅速撤销了。

结束冲突后的国家并不就是一个实现了和平的国家。重建和平事业是一个缓慢、长期但坚定的进程。我谨感谢谈到中非共和国情况的所有发言者和其他人，中非共和国自己的经验并不十分令人信服。区域

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参与解决冲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应忘记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它们日益在国家危机中发挥调解者的作用。

我们正在审议的特设工作组的工作应推动为解决非洲危机在各地成立的各种特设工作组的工作。我们不希望再设立一个工作组来重复任何方案的职能。这个工作组将与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其他区域和分区组织协调一致地展开活动，应能够确定优先事项和最后期限。我担心有可能出现一些工作和目标重叠，当我国代表团相信这个新的工作组与过去建立的其他工作组相比将会产生不同的作用。保持透明度和警觉应是其主要优点。任何区域组织都不应拒绝同该工作组合作。其工作将发挥关键作用，使人们听到发生冲突的各国的呼声。

我国代表团将与特设工作组密切合作，我们相信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欢迎建立这个工作组。我们完全支持其工作方案以及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将继续发挥的作用。

在结束发言前，我谨借此机会祝贺、鼓励并祝愿易卜拉希马·法尔先生取得一切成功，他将在今后几个月里开始执行他新的职能。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我作最后发言之前，我谨请杰格迪什·孔朱尔先生阁下发言。

**孔朱尔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因为你即将总结今天的讨论，我谨很简短地发言，只是谈一谈所提出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谨感谢所有发言者提出的意见和对我说的友好话，并感谢工作组的成员。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同事已对发言者提出的某些意见作了答复。我们深受鼓舞的是，特设工作组和我们所提交的工作方案受到广泛支持。我们十分感谢大家提出的意见，在我们审议工作组今后的工作时必将考虑到这些意见。

我只针对提出的一两个问题简短地谈一谈关于我们的意见。首先，大家都认为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同区域和分区组织之间的协调。我想几乎所有发言者



都提到了这一点。因此，必须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本身以及同所有其他分区域组织非常密切地协调与联系。

另一项建议是，凡有可能时邀请分区组织的执行负责人。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们经常这样想。因为这个工作组是非正式的，我们显然可以邀请对工作组的工作有帮助的任何人。同样，特设工作组将是公开的，我想大家强调了透明和公开的问题。我们应能够会见可以帮助我们的任何人以及与所讨论的任何问题直接相关的各国。我只是再次请提出这些问题的成员们放心。

得到强调的另外一点是预防性行动以及利用分区域组织作为获得有关冲突的早期警报的一种手段的可能性。我们还可以向成员们保证，我们肯定将研究这个问题。

在易卜拉希马·法尔先生今天上午发言时，他提到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与我们的秘书长以及在联合国秘书处与非统组织秘书处之间已经存在的密切联系。确实如此。他们之间每6个月开会一次，其中一次在纽约，另一次在举行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时。

但是，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与非统组织办事处之间没有发现同类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更努力的与非统组织，特别是与非统组织在这里的观察员办事处合作。我想，还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我们对所采取的行动必须非常明确，因为在非统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可能在做什么事的问题上往往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政策。所以，象法尔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安全理事会与非统组织核心机构之间有一种特殊的通讯渠道是极其重要的。

尊敬的贝宁代表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应该说，他希望我们澄清我们在观察选举问题上的想法。这是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我们在工作组中都感到，民主选举往往是一个和平进程的开始，就象我们正在塞拉利昂做的那样。在那里将举行选举，

我们希望在选举后将会出现和平。但在一些情况下，选举正是冲突的根源，就象在马达加斯加发生的情况那样。这方面的做法应不仅是在选举实际进行时在选举的最后阶段观察选举，而是从一开始就帮助选举过程。贝宁大使明确指出，在编制和更新选举名单时，这些名单必须包含最新内容，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整个选举过程可能会失败。因此，这方面的做法将是自始至终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协助任何会员国，当然是在它提出要求时。此外，还存在着在非统组织观察员、联合国观察员以及偶尔包括欧洲联盟观察员所进行的观察工作之间进行协调的问题。

提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小武器的非法贩运问题以及实施专家小组在这个问题上的建议。就象我们说过的那样，我在此只想说，工作组将不会重复安全理事会或任何其他机构的工作。这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我们感到，这个问题正在其他机构和其他小组中得到处理。

某人还提及雇佣军问题，这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我们将试图在工作组中再次审议这个问题，并研究工作组是否应该承担试图处理小武器的非法贩运工作的工作。

最后一点是每个人都在强调的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保持非常密切联系的重要性，以便与正在脱离冲突的非洲国家问题咨询小组建立非常特殊的工作关系。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做的不仅是加强合作，而且象格林斯托克大使所说的那样，确保我们在实地看到具体结果。我们当然期待着在这个问题上与伊万·西蒙诺维奇大使密切工作。我们希望很快能够请他参加我们的会议之一并表达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这是我在现阶段想提出的几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我的结束语中，让我首先感谢所有发言者对我国代表团和我所说的客气话。新加坡非常荣幸地主持了这个关于一个如此重要的

问题的会议。我本人曾在三十年前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能在本周与各位杰出的常驻代表进行交流使我非常愉快和荣幸。

在我今天上午开始会议时，我表示，在辩论结束时，我将努力从我们的讨论中得了一些具体结论，我希望这些结论将能吸收到安理会的非洲问题工作组今后的工作中以及安理会关于非洲问题的工作中。我还希望进一步归纳这些论点，并最终作为我的责任将其分发给会员国。

在陈述这些结论之前，我想再次感谢杰格迪什·扎朱尔大使、阿马杜·凯贝大使、伊万·西蒙诺维奇大使和助理秘书长易卜拉希马·法尔为会议作出的出色贡献。还让我以安全理事会的名义深切感谢助理秘书长易卜拉希马·法尔先生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做出的宝贵贡献。他对问题的精辟分析和他的卓越眼光使我们受益不浅。我们祝他在新的努力中取得最大成功。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进行了一次丰富的辩论。在毛里求斯和新加坡向所有会员国发出邀请信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次邀请将得到如此大的反应，共有 35 名非成员国在安理会中发了言。它表明，会员国强烈希望为安理会有关非洲的工作提供投入和建议。

在简短的总结中涉及今天所提出的很多意见并非易事。因此，我的发言应被看作是为归纳今天所提出的重要论点而迈出的第一步。我将把我的发言分为两部分。首先，我将试图归纳在这里提出的一些一般性论点。其次，我将列举为特设工作小组采取后续行动而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如果我没有包括发言者们提出的任何主要论点，我事先表示歉意，但我将在一个综合性总结中包含这些论点。

今天提出了几个一般性论点。第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伊万·西蒙诺维奇说，处理预防冲突和恢复的有效战略需要采取一种全面做法。确实，这可能是我们能从今天的辩论中得到的主要结论之一。很多发言者指出，有一系列关于非洲问题的新措施，包括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这个广泛新措施，以及更具体的措施。一项困难任务是确保所有这些措施能够相互协调。在这方面，特设工作组也能够作出宝贵贡献。

所产生的第二个一般性论点是非成员国强烈呼吁安理会成员国认真考虑今天所提出的所有论点，特别是由非洲的会员国提出的论点。我毫不怀疑，安理会成员们仔细听取了非洲集团所提出的论点。安理会的一些成员也对这些论点作出了反应。结果是，我们进行了一次丰富的参与性对话。但另一方面，对话本身并不是目的。几个发言者强调，安理会需要与非洲国家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以便对非洲的各种挑战作出反应。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健康的对话将有助于创建很多人呼吁建立的伙伴关系。

第三，人们建议工作组总结在处理非洲问题中的成败和经验教训。譬如，格林斯托克大使建议总结在塞拉利昂问题上获得的经验教训。这里我仅举一个例子，但人们也提出了可总结经验教训的其他许多具体例子。

第四，人们建议，与往往比较正式和更倾向于应付反应的安全理事会不同，工作组是一个非正式的特设机构，它能更加积极主动，能够尝试新颖的措施。这项建议是由非洲集团主席贝宁常驻代表提出的，他的建议可能值得考虑。

第五，所有发言者广泛同意，工作组不应重复安理会所做的工作，而应协助安理会的工作，提供有增值的贡献。

我现在谈今天向特设工作组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这些具体建议涉及特设工作组工作安排中提出的七项内容。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们提出了下列建议：工作组可任命一位代表，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设咨询小组成立后，与该小组协作，筹备将于 9 月 16 日举行的大会非洲问题高级别会议，会上可能讨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新伙伴关系）；工作组需要采取综合方针，从维持和平顺利过渡到建设和平，这是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另一个合作

领域；工作组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合作能解决联合国大家庭成员之间伙伴合作失败的问题，能帮助解决造成冲突的经济和社会原因。

关于在马洛河地区建立信任，人们建议安全理事会应在该地区需要做些什么的问题上听取非洲区域组织的意见，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工作组可寻找涉及马洛河联盟三国的联合解决办法——譬如，联合裁军、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制止非法武器贸易联合行动计划；以及使两个秘书长特别代表的职位合理化的可能性。

关于秘书长特别代表在非洲的作用，人们建议特别代表应相互密切合作，特别是在预防性外交领域，尽管他们负责的地理区域不同。

关于协助选举进程，虽然发言者们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没有监督选举的直接作用，但工作组可以考虑就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伙伴合作，在选举前数月、选举中和宣布选举结果时观察选举进程的可能性，拟订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这显然将需要仔细考虑。工作组还应帮助确保安理会继续处理冲突地区局势，即使在选举成功后。过去过早地撤离这些地区，曾导致可能使这些国家再度陷入又一场冲突的因素重新出现。

关于建立之友小组，发言者们注意到，之友小组是一个好办法，对了解具体局势和在调解与斡旋方面特别有用。但是，它们不能代替安理会的工作。

关于与非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合作问题，讨论特别丰富。一项建议是，工作组应便利非统组织中央机

构和其他次区域组织安全机构的所有决定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以确保它们的有效执行。也有人建议，工作组应便利安理会与非统组织之间的定期交流与对话，以及工作组和非统组织之间可以定期交流早期预警情报。

关于邀请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参加工作组工作问题，许多发言者指出，这有益于他们在专题讨论会中与非政府组织和智囊团交流，能为安理会决策作出贡献。

正如我所说，这一简短总结不能恰当地反映我们今天的丰富辩论。先前，我的官员们给了我一长条建议清单，要我在结束发言时提及，但是鉴于时间已迟，我只能提到其中一些。我还高兴地通知安理会，我的总结将张贴在新加坡代表团的网站上，而且稍后我们将张贴一份更加详细的记录，反映在今天辩论中提出的所有各要点。

今天辩论的主要目的是为安理会继续积极侧重我们在非洲面临的许多挑战铺路。我们希望，在下次就此问题进行辩论时，成员们能提到我们今天的丰富辩论。这方面，我高兴听到，联合王国七月任主席时，将在今天辩论结果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与会者的参加和他们对辩论的贡献。

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此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 9 时 30 分散会**